

最近發生之事實

瞭廬誌異

治孫穎



山左鉅野倬甫張漢章著



張甫倬 漢章 攝影

117
1206-1
80

睫廬誌異序言

張倬甫君。吾魯之翹楚也。余由岳州武漢組織總司令部。聘爲參政。得其匡救者頗多。後余駐長辛店督師。君即退居都門。閉戶著書。余回武漢之前一日。君來長辛店。爲余送行。並出其所著睫廬誌異問序於余。因將稿本携之南下。不幸變生肘腋。軍退鄭州。其稿本竟於此時遺失。余甚憾焉。君現搜集舊稿。又彙成帙。擬將刊而行之。竊以君舊學本有根底。又留學外國有年。學貫中西。可謂識時務者矣。乃爲官多年。一貧如洗。曾詰其故。君曰。凡爲官者。日用酬酢。在在需款。薪俸所入。能敷所出。幸矣。斷不能積有多金。其積有多金者。謂爲贓款。彼當無詞可辯等語。余甚韙之。因錄其言。弁於卷首。至其寓意勸戒。有關風化。抑或賞其文詞之工。余皆不暇及之矣。是爲序。

民國十六年 蓬萊吳佩孚序



遺山林境夷堅志
剛德是真。擔繫懷
智哲深。燕送來志
孝是古人。

勵志啟



粵自經傳山海。每多神怪之辭。易繫乾坤。不廢陰陽之理。神姦鑄於九鼎。鬼物載以一車。季孫氏生而有文。杜大夫死能爲厲。鄭姑則夢蘭有兆。老人則結草報恩。獲飛雉而霸秦。祠崇陳寶。斬大蛇而王漢。業創刎金。龍降於庭。而夏祚衰。馬同於槽。而魏運盡。常星何以遽落。晋石何以能言。簫弄數聲。鳳鸞結伴。丹成九日。鷄犬皆仙。事散見於六經。說並詳於歷史。雖生花之有筆。亦罄竹以難書。誠以理備災祥。事關懲勸。設爲神道者。不乖聖教。作爲無鬼論者。原非達人。良有以也。豈無稽耶。予友張君倬甫者。沂水之英。泰山之秀。瑰奇自負。倜儻不羈。遨遊楚岸秦關。遍歷吳山粵海。拓心胸於萬古。曠眼界於九洲。八斗才高。擬匡衡之抗疏。五車學富。誇劉向之傳經。少年芹沼蜚聲。曾訪瀛洲勝跡。此日蓬門息影。直希彭澤高蹤。烈士猶有壯心。美人休傷遲暮。風雲擾攘。痛大法之凌夷。歲月銷磨。著奇書兮發憤。非無請纆之路。敢高投筆之風。燕市奇居。蟪廬小住。樂琴書趣。結翰墨緣。如王士正之能文。堪稱學海。等潘松齡之誌異。竊比聊齋。予也朝夕過從。星霜屢易。奇文快觀。異論飮聞。字盡珠璣。言皆

藥石。記載皆求故實。見聞豈屬子虛。悟到空花。信文章之遊戲。證來因果。羨議論之縱橫。技敢奚乎雕虫。境漫疑其幻蜃。禪參釋氏。直窮世界三千。夢說莊周。常得厲言八九。原原本本。記同干寶之搜神。怪怪奇奇。談類東坡之說鬼。妙燦蓮花之舌。依稀菩薩之心。聽說法於生公。頭能點石。逞雄談於焦遂。語必驚筵。所冀賢者樂天。哲人安命。歎人生如朝露。等富貴於浮雲。天地雖寬。同作蜉蝣之寄。滄桑易變。空囓蠻觸之爭。黨任分乎李牛。夢終成乎蕉鹿。迷途喚醒。覺岸同登。棒喝當頭。筆推大手。取義同於晋乘。誌怪等於齊諧。有色有聲。談辨可資風月。亦真亦幻。筆墨直化雲煙。前無古人。既不慚於大雅。後之覽者。將有感於斯文。敢竭鄙誠。恭疏短引。數言弁首。愧無陽春白雪之詞。一片婆心。堪作暮鼓晨鐘之警也已。

粵左玉橋遜叟輔臣易仁善謹序

天下事爲理之所無者。往往爲事所常有。自古至今。神奇鬼怪之事。無時蔑有。而孔子不語焉。孔子之於人民也。道之以德。齊之以禮。以理爲歸者也。鬼神於理無徵。孔子所以不語。閻嘗有曰。鬼神之爲德也。其盛矣乎。是孔子雖未輕言鬼神之有。而亦未嘗斷言鬼神之無也。後世人心不古。敗德棄禮。習僞飾非。惡之顯者。難逃國法。惡之隱者。國法且不及治。而聖道幾有時而窮。幸有因果報應以補助之。積善者必有餘慶。積不善者必有餘殃。庸庸者流。不畏國法而畏天誅。勉於爲善而不敢爲惡者。比比皆是。所謂神道設教。足以濟聖道之所不及也。余與倬甫相識有年矣。其平居尊德崇禮。舉動言語。無一或悖於理。每當風雨晦明。縱論今古。時以世道衰微。人心詭詐爲慮。思有以補救之。今觀其所著睫廬誌異一書。所載事實。稿有所據。洵足以勸善而懲惡也。若徒賞其文詞之工。則亦未矣。

民國十有六年歲次丁卯旌德呂祖翼序

臆廬誌異 序



自序

余少也貧。自束髮受書。讀國策。至蘇季子貧窮。父母不子富貴。親戚畏懼之言。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。稍壯。奔走四方。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遊。佩虎符。坐皋比者。未必嫺孫吳兵略也。戴大冠。拖長紳者。未必建伊呂治功也。徒見其坐高堂。騎大馬。拜跪之外。無面目。飲食之外。無肝胆。余雖不敏。幸能竊其緒餘。獵得一官。以爲金錢。可垂手而致。將來腰纏纍纍。衣錦而歸故鄉。豈非人生世上。一大快心事哉。語云。竊鉤者誅。竊國者侯。恨余竊國無其才。而竊鉤又懼誅也。濫竽軍政兩界。幾三十年。爲官落拓。一錢莫名。一旦賦閑。依然故我。見者仍以窮措大非笑之。余羞見故鄉父老。旅居都門。僦數椽屋。蟄居其中。名曰睫廬。蓋以人微室小。取螻螟巢蚊睫之義也。尙有三五貧賤交。時來過從。守孔子危行言遜之訓。不敢論列天下事。窮愁無聊。語神說鬼。其初妄言妄聽。以資消遣而已。久之所積者夥。又加本身所經見者。始恍然於富貴貧賤。窮通得失。甚至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其莫之爲而爲者。天也。莫之致而

致者命也。故君子修德以俟命。不必羨他人之顯榮。不必悲自己之淪落。於是筆之於書。集成上下兩卷。顏曰臆廬誌異。夫誌異如搜神記前定錄異苑諸書。汗牛充棟。然皆代遠年湮。事之真有與否。無從查考。近如聊齋誌異。亦能膾炙人口。而繪形繪聲。既非親見。何能逼肖。乃爾中多附會。一望可知。余之臆廬誌異。事皆確鑿。有據。絕非臆造。欺人之談。惟事雖可信。理多不解。宋儒於理不可解者。皆武斷以爲無是事。甚或以事之所有。爲理之所無。夫有一事必有一理。特不知耳。然因已不能知。而謂人皆不知。毋乃膠柱鼓瑟乎。故刊而行之。以就正於博物君子。若謂仿搜神記前定錄異苑聊齋諸書。欲立言以垂不朽。以揚子太玄之文。尙貽覆瓿之誚。況不學如余。而敢妄擬前修乎。則余誌異之意。固在彼而不在此也。

山左鉅野倬甫張漢章自序於臆廬

睫廬誌異目錄

山左鉅野倬甫張漢章筆誌

姪自杰校輯
男自密校對
受業孫礪池校對

記前生

花妖

狐善了事

鬼從善言

孟恩遠喪子奇聞

吳孚威預知雨雪

酒福

夢緣

夢異

又

銀變牛糞

狐友

惡報

輓聯竟成讖語

女換男

厲鬼報怨

鬼來領魂

車孝子

鬼借銀

王子豐扶乩

捉鬼奇談

煙鬼

孽報

魂鳴冤

藉屍鳴冤

幻夢非夢

非鬼卽狐

睫廬誌異 目錄

一

聽廬誌異 目錄

太仙顯靈

魂言

新鬼小

紫陽乩判

左葆貴降壇

呂祖降壇

濟佛降壇

三仙治病

織女入夢

毓中堂從容就死

張敬堯入冥探親

出陰神

佛降壇

符咒奇效

蘇雲卿

碧瑩

汪二

慧奴

妓女昇天

狐崇

睫廬誌異

山左鉅野倬甫張漢章筆誌

姪自杰校輯
男自杰校輯
受業孫礪油校對

記前生

同鄉老友衆議員張岱青言其胞弟名朔元者。現充山東印花稅處處長。生而能言。謂係北京某街某巷人。姓某某。年若干歲。子孫若干人。叙述家世甚詳。事在前清光緒元二年間。張君家未有來京者。疑北京爲帝王都。居者皆係高官。僕役隣人。對朔元君戲以某大人呼之。至民國二年。岱青君當選衆議員。來京就職。詢悉確有某街某巷。某氏其人。但家世已式微矣。朔元君及長。從師讀書。聰穎無異常人。惟書法韶秀。屢應童子試。未博一裨。至民國十三年。藉其兄岱青君力。充印花稅處處長。其過去生事。十歲後不甚記憶。恍惚如夢境云。

倬甫曰。張朔元君。前生家世住址。岱青兄爲余言時。本極詳悉。恨余健忙。故以某某若干字代之。岱青人頗誠實。當非欺人之談。佛家輪迴之說。信有之矣。

民國十三年誌

花妖

同鄉劉君子星。族居京師山左會館。讀書燈下。忽來一女。年約十七八。明眸皓齒。光艷射人。笑而言曰。君不患寂寞乎。劉聞都門貧家女。爲生計所迫。密秘賣淫者頗多。坦然不疑。兩相傾慕。正擬共寢。突有同居會館之友。排闥入。劉窘甚。手足失措。而友若無睹。劉疑有異。俟友去而固問之。女不能隱。曰。妾實非人。乃館後法源寺之花精也。憐君岑寂。特來妮就。決非禍君者。請勿怖。劉問作客他鄉者夥矣。何獨憐余岑寂而妮就之。女結舌不能答。忸怩久之。曰。前緣也。劉又問余初到京。未曾隨喜該寺。何從與花木結緣。曰。實告君。花木之精。固借日月精氣以成形。若再借人精氣以煉之。則形更凝固。劉一聞是言。卽下逐客令。而女亦艷然去。此事劉君親爲余言之。

倬甫曰。每見溺於女色。病瘵而死者。指不勝屈。劉君一聞是妖。卽能懸崖勒馬。毅然拒絕。非大智慧不能也。劉君誠過人遠矣。因憶有某公子。悅其奴子婦美。

逼與之狎。該婦堅不從。其翁姑知而勸之曰。彼富且貴。若與之通。日久受孕。則富貴種子。遺傳我家。自不至長貧賤矣。該婦恍然悟。乃此言適爲某公子聞之。及婦來就。彼又堅執不從矣。述此一則。可與劉君並傳。

狐善了事

村人李某。愛捕狐。一夜。挾斧。赴村外墟墓間。布置已妥。伏伺叢薄。見一人由墓內出。方巾襴衫。鬚髮皓然。指斧缺。怒而言曰。誰置此物。令孩子輩出入。殊感不便。飄飄長嘯。羣狐四集。圍繞叢薄。猙獰嗥叫。齊呼捕此惡人。李某無路可逃。乃攀援上高樹。老者指揮羣狐。令鋸樹倒。卽聞鋸聲。訇然。轉瞬傾斜。樹將倒地。李某惶恐失措。墜地而逃。奔近村門。內有聞其呼號者。出而救護。羣狐渺然。次日羣衆往視。高樹依然。惟一雞毛入樹少許。所謂鋸者。卽雞毛之幻相耳。李某驚悸得病。月餘始痊。從此改業。不再作馮婦矣。

倬甫曰。狐受李某擾害。捕此惡人。自是正當防衛。以羣狐之力。殺此一人。易如

反學。勢必激動村人之怒。不至焚巢犁穴而不止。狐見及此。僅使知畏而縱之。對待可謂得法。每見世人不忍一朝之忿。忘其身以及其親。其後未有不悔者。然而晚矣。其不及此狐也遠甚。故誌之以爲世人勸。

鬼從善言

縣教育袁麟圖先生。濟南府人。入某科秋闈。夜交三更。秉燭執筆。正在推敲。忽一女掀簾入。旋言錯誤。即擬退出。袁知爲鬼。即問所尋何人。有何冤業。女曰。定婚夫某。在氏家讀書。未娶先姦。日久受孕。腹漸膨大。不能掩人目。父母詰責。以實告。詢及某。堅不承認。致氏自縊死。特來報仇。袁曰。渠少年。顏尙未厚。因羞不承認。絕無害汝之心。卽謂渠雖未殺伯仁。伯仁由渠而死。然旣已死矣。不可復生。若致渠死。縱可洩憤。其如不貞之名。埋冤地下。何。竊以報讐事小。雪耻事大。不如移葬汝屍於其祖塋之次。並令建碑表白。如不河漢余言。願作仲連。女沈思久之。曰。計亦甚善。不知渠能首肯否。袁詢隣號生。卽是其夫。袁與女問答之言。早已入耳。正在股慄。不俟袁啟齒。卽曰。

先生所言辦法。無不從命。並爲宣誓。袁轉告女曰。事已諧矣。並言負責保證。女卽感謝而去。是科榜發後。袁與其夫。均舉於鄉。其夫榮歸里門。照約履行。且聞其慶賀孝廉。與移葬女屍。同時並舉。親友來賓。且賀且弔。四方來觀者。一時傳爲佳話云。

倬甫曰。袁麟圖先生。曾爲余縣學官。時常言及此事。鄉先達聞之者夥矣。余生也晚。未及親聆其言。然想見其爲人。其必膽識兼優。見義而勇於爲者乎。秀才膽小如鼠。棘闈斗室之中。夜靜更深。燭光暗淡。忽來鬼物。其不毛髮直豎。戰慄失措者。干不獲一先生挺身而出。排難解紛。以視魯仲連。何可多讓。先生如尙健存。余雖爲之執鞭。所欣慕焉。

孟恩遠喪子奇聞

前清光緒二十四年。天津境內。發生搶劫重案。城守營任千總。奉上憲札飭。勒限破案。否則撤參。查有姓王名二者。係准予自新之賊。已務正業。曾受孟恩遠之父資助。銘感五內。任千總與孟爲姑表兄弟。因託孟令王二幫助緝案。王二感孟父厚遇。慨

然應允。多方查緝。未得真犯。任千總以勒限已滿。恐被撤參。即將王二捆送項案。王二有口難辯。竟被正法。至光緒三十三年。孟已充軍官。一日隱几而寐。夢見王二來其面前。伏地叩首。遂即驚醒。越四五日。接到生子報喜家書。閱其降生日時。與夢見王二時。正相符合。孟嘗語人曰。王二轉生吾家矣。此子在懷抱中。即露惡性。知識稍開。無惡不爲。民國十四年。已十九歲。冬月忽病。自言拿吾當海洋。吾真冤枉。又言任千總來矣。又言來得正好。同去到案可也。言畢即死。按海洋係庚子年強盜之代名詞。至民國則無談海洋二字者。該子生於海洋名詞消滅之後。而任千總死已多年。更不知任千總爲何人。臨死矢口而出。其係王二轉生。更足證明。故孟年近古希。只此一子。雖死毫不哀痛者。即爲此也。

倬甫曰。孟印恩遠。倬甫村。曾爲吉林省督軍。現在致仕還家。優游暮年。倬甫與余相知有年。其子之死。余頗聞其概略。及詢陸將軍紹文。更得其詳。以紹文係孟之賢坦。故知之最確。以是信輪迴說之果不誣也。王二雖係強盜。既經准予

自新。改務正業。又以善意幫助緝案。乃以張冠李戴。使其死於非命。任千總之罪。雖倖免陽律。終難逃陰刑。孟子同去到案之言。似非囂語。人顧可不知警懼哉。

吳孚威預知雨雪

民國十年臘月間。余應陝督之聘。二次赴秦。路經洛陽。以同鄉關係。晉謁玉帥。飯後告辭回客棧。並以明早起行告。吳曰。恐天留人。明日來敝署。飲酒賞雪可也。余唯唯而退。到棧後。月明如晝。以爲玉帥賞雪之言。或是留客套話。未甚注意。遂入黑甜之鄉。次日早起。六出齊飛。至午後。雪猶未止。余應玉帥賞雪之約。到署後。見其秘書某。用大雪紛紛下轅門成句。輓轡聯格。獻七絕四首。玉帥批好好二字。余亦用其格律。和成四絕。當未留稿。今全忘之矣。此事余親目見之。人謂玉帥讀易有心得。故能預卜先知。余因此事益信。

酒福

康廬誌異

李紹膺字楷元。金鄉世家。與余爲莫逆交。言其族人某。幼失怙恃。又鮮兄弟。子然一身。有負郭田數十畝。頗足自給。惟性嗜酒。日在醉鄉。不事家人生產。因之無與論婚者。而某終日昏昏。亦不作娶妻想。視杯中物如性命。寧可飯不食。不能酒不飲。萬貫田宅。以作酒資。年以爲常。至五十歲。田宅皆空。寄居族衆祀內。忽得疾死。冥王稽鬼錄。查伊酒福。尙未享盡。判令還陽。某乞求曰。小人家產賣絕。杖頭無錢。不得飲酒。何以生爲。故願死。不願生也。冥王曰。莫漫恣沽酒。囊中自有錢。飭鬼牽強送之歸。族人正議殮殮。見其復蘇。共爲駭異。自言已見冥王。查其酒福未盡。因令復生。無不竊笑其妄。一日在祀內隙地種菜。掘窖藏銀約五百兩。從此囊中有錢。樽中不虛。至七十二歲。銀甫用完。無疾壽終。

倬甫曰。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觀李某事。益信不誣。嘗讀補錄紀傳。載唐李衛公德裕食羊之說。向每疑爲荒誕。今始知所見之不廣也。

夢緣

余年十九時。性好僻靜。家後有荒園數畝。人跡罕到。因築茅屋數椽。晝則讀書其中。夜仍回家安寢。正值四月天氣。晝長困人。每當日午。臥床晝寢。寢即夢仙女三五人。或六七人不等。皆衣無縫大衣。艷麗奪目。香氣襲人。或把酒賦詩。或品茶論文。有時引余至其宅第。遙望閨閣高大。棟宇巍峩。入其室。陳設之華。目所未睹。余覺此間樂流連忘返。非下逐客令。不言去。彼謂此間不宜常來。如被查出。妾等被責。君亦受辱。由此以後。皆余作東道。而不速之客。來無虛日。談笑諧謔。無所不至。但不及淫。醒後非不追悔。及入夢中。又不知何以淫心頓無也。內有名降霄者。與余尤稱莫逆。忽然淚下如雨。詢其故。曰。緣已盡於今日。我姊妹明日遠行。特來告別。故黯然神傷耳。衆仙女指而斥之曰。小妮子猶有凡心。既不能留。何戀戀爲。共牽其袖而去。余送諸門外。見降霄回顧。淚猶潛潛。余不禁放聲大哭。一驚而醒。此後而寢。永不入夢矣。屈指計算。共二十四日。夢中言論。及酬和詩詞甚夥。醒後即入筆記。該筆記余視同拱璧。無論何之。皆以俱往。民國五年。余官陝西警務處長兼警察廳長時。變亂遺失。猶憶

及降霄仙子。見予茅屋門自撰之聯。上句人能無事方爲福。下句家可讀書不算貧。即規諫曰。國家興亡。匹夫有責。即君讀聖賢書。所學何事。非欲起而行之乎。犬守夜。鷄司晨。下等動物。尙須有事。曾以人而不如物乎。言殊謬誤。事字改作病字可也。又見余詩稿內。有果能天下盡如我。縱不唐虞亦成康。駁之曰。君以唐虞爲觀止乎。世界進化。日新月異。君主進化民主。專制進化共和。禮運大同之學說。雖屬當時之理想。將來可昌明於世界。唐虞尙不足道。成康云乎哉。君不改變思想。難乎免於今之世矣。又見余案上。置有高頭講章。八股文藝。擲棄於地。曰。此無用之物耳。余已得力於此。採芹食餼。尙擬再加研究。高掇巍科。卿言無用何也。曰。八股已成弩末。不久卽廢。卽策論取士。亦是曇花一現。君其改圖。莫誤前程。問改圖之方。曰。遠適異國。今人莫悲。又問前程。曰。君是羅漢身。元首位同尊。余聞之。如入五里霧中。茫然莫解。余曾以夢中相會。嫌是幻境。請其獻真。內有名餐霞者。即口占一絕。曰。是幻亦是真。是真仍是幻。上壽纔百年。傾刻浮雲散。嗣後果廢八股。改試策論。不久又廢科選。余果

學異國。民國改建而後。當選參議院議員。則其民主共和。及君是羅漢身元首位同尊之言皆驗矣。至禮運大同學說。昌明世界之言。現在柏拉圖。克魯卜德。敬迪推多。馬克斯等。各出其學說。競相宣傳。又相符合。故筆記雖經遺失。而其後皆徵驗之預言。尚能記憶。此外雖尚有憶及之言論詩詞。因與預言無關。故不贅述。

倬甫曰。夢本幻境。而所言後皆實驗。又似真境。果是仙子下降乎。惟余以庸俗之人。何處得與仙子結緣。如其有之。當在前身。既有結緣之說。應有善惡之分。結善緣者得善報。結惡緣者得惡報。緣之所關大矣哉。

夢異

敝縣城內城隍廟。每年十月八日起。演戲四天。香火甚盛。余本鄉居。來城觀劇。適遇劉君志昂。薛君晉卿。楊君楓亭。王君蕙同。郭君翰元。共厲一處。因係莫逆。擬結文社。每年十月八日。來城會文。同意議定。即以此次聚會爲起點。宣告成立。是夜楊君楓亭。夢遊一處。形式頗類書院。而境域幽雅。陳設華美。迥非書院所能及。且其大門匾

額書曰洞天福地。入內所見。盡是文人。楊君羨慕此地。擬來借居讀書。尋得管理員。請示可否。該員檢出號簿一本。言有名列簿內者。方可來此居住。且名次先後。亦有制限。請君自查可也。楊君閱簿內之名。多不相識。相識者僅劉志昂薛晉卿二人。名下所註年月。一係明年正月。一係明年清明。最後始見己名。註爲明年十月。以爲可。以來此。深爲慶幸。醒後歷歷在目。向余等陳述。劉薛二君聞之。亦頗自豪。獨余及王郭三人。不無向隅之感。楊君亦代爲惋惜。至次年正月。劉君得病身故。薛君至清明節亦死。皆與號簿年月相符。楊君甚恐。以爲己必難免。余晤楊時。多方解說。終不釋然。至十月。楊得吐血病。三日而死。余等六人結社。死歸者三。而文社亦無形消滅矣。倬甫曰。楊君之夢。在光緒二十五年科舉時代。余等六人。皆以童年入泮。余此時已食廩餼。是年春應科試。余以第一名冠軍。劉君名列第二。卽補廩缺。薛君亦考列一等。敝縣士林。以余等六人。爲後起之秀。因結文社。互相切磋。共圖進取。不料社甫結成。楊君忽得是夢。後均應夢而死。當時傳爲奇談。余爲篤篤信天。

命。以爲生死富貴。皆係前定。進取之心。遂受一大打擊。夫一物不知。儒者之恥。如劉薛楊三君之死。其先後年月。一一與夢相符。其理殊難索解。人多謂理之所無。往往爲事之所有。余獨以爲既有其事。必有其理。特人不知耳。故記錄於冊。以待格物窮理之君子。內典云。慧業文人。應生天上。如長吉之玉樓。長源之瑤臺。曼卿之芙蓉城。子建之遮須國。皆古來文人歸宿之地。劉薛楊三君。皆慧業文人。而洞天福地。早已名列簿冊。天蓋各設一座以待之也。但不知君三能否。顧念私交。留五城一片地。爲吾輩鈍根人。後來卜居乎。跂予望之矣。

又

高君步階。山西人。曾言十六歲時。夢青衣人攝至一處。棟宇高大。壁瓦輝煌。彷彿高官衙署。入大門後。門卽閉。入次門亦然。心驚頗疑。及入三門內。見一人由內院出。衣帽齊整。類似幕賓。指青衣斥之曰。何爲帶此人來。速送出。青衣惶恐聽命。卽送余出行。至二門院中。見西廊下几案上。有簿冊多本。似是檔卷。趨前翻閱。忽見己名。下註

某年入泮。某年補廩。某科鄉會試。連中兩榜。未註五十九歲。痢疾亡。正審視間。青衣促令去。主門門自啟。忽然驚醒。嗣後入泮補廩。以及兩榜科名。皆與夢合。惟今尙未至五十九歲。痢疾而亡之註定。是否應驗。尙不可知云云。高君與敵友華倬雲。係兒女親家。民國十四年秋。由華君介紹。同飲於擷英番菜館。以余好言鬼。因述其夢驗如此。余與高君雖係初交。觀其人頗誠篤。當非欺人之談。故泚筆誌之。

銀變牛糞

余村後三里許。劉官屯。申某家赤貧。充糧經紀爲生。一日由大義集散市歸。月已東出。見前塗道上。遺有銀寶一錠。重約五十兩。急往拾之。變爲牛糞。立而下視。仍是銀寶。再拾又變牛糞。如是者三。頓悟命不應得。又不肯捨之而去。意欲看其結果。終歸誰有。因坐路旁以俟之。少頃。伊村富紳徐大讓先生。亦由大義集散市歸來。至銀寶處。折腰取之。投入袋內。申某與徐爲隣。誼屬晚輩。起與之言曰。吾知老前輩拾一銀寶。徐曰。既知是一銀寶。何不自取。申以貧不貪財。詭詞以對。徐曰。諺云見一面分

半。吾兩人平分可也。申堅不承受。徐再三強之。申始吐實。言吾命不應得。仰承厚意。極深感謝。但不應得而強得之。不惟不能享。且恐生害。是福之反以害之。老前輩當亦不忍。請辭。徐曰。既如此。不便相強。但吾自己獨得。心終不安。擬下次集市。以該錮之錢。設饌以悅汝口。汝其許我。勿再固辭。申以飲啄細事。當無不可。遂許之。屆時。徐具盛饌。復約親友五六人。以陪申坐。正讓坐間。申忽得脫顛之病。疼痛難忍。僉云。本集東門外祝醫朝貞。善治此病。用手一托即愈。請速往。歸來入坐。未遲也。申即前往。至祝醫門外。適祝朝貞應闔家莊。闔明問之。聘登車甫行。申尾追之。僅差數步。卒不能及。闔家莊距大義集。僅五六里路。車疾如飛。頃刻已到。祝醫坐席未暖。申亦趕到。說明來意。問其何病。以脫顛對。祝醫曰。脫顛異常疼痛。口不能開。今汝言語如常。非脫顛病也。申自按其顛。并未脫下。亦不疼痛。病已全愈。遂悟該饌由銀寶之錢買來。即一飯亦不能食。心念鬼神挪揄。未免怨尤。倖倖而返。徐與親友。候至多時。未見歸來。均甚懷疑。及至黃昏燈後。始皆入坐。而申終席未來。次日見而詢之。始悉其事。古

人云。一飲一啄。莫非前定。信不虛矣。

倬甫曰。此係光緒十七年事。爾時余甫弱冠。徐公大讓約陪申坐者之六七人。余即其一。是以見聞最確。孔子云富而可求。雖執鞭亦爲。是言富不可求也。卽此一飯之微。尙有定數。而况富貴功名乎。世之鷄鳴而起。孜孜求利者。觀於此。可以休矣。

狐友

余村後二里許劉官屯。該村舊有奶奶廟。建築於高崗之上。每當大雨時行。水圍四面。欲隨喜者。以舟渡之。故人稱爲盛地。我國變法之始。創辦學堂。羣起反對。余因與業師高公華堂。秘密計議。以重修奶奶廟爲名。籌款興學。得其許可。印刷募捐公啓。散布四方。訂期收款。並捏稱某山某菴。有一妙齡尼僧。不但客顏出衆。學問亦復超羣。詩詞賦。均極擅長。而書畫尤非俗品所能望。其項背。並聲明將來工竣。該尼僧爲該廟之住持。當時女子識字者少。此言傳出。轟動多縣。一時文人學子。有以詩詞

求和者。有以文藝求批者。余皆捉刀應之。余乃素不善書。而畫更一筆不通。有求書畫者。另覓代筆。故捐欸應募者。甚形踴躍。舊廟重修而外。增築樓房。平屋六十餘間。木雕泥塑之神。改爲畫相。并將餘欸購地多畝。爲將來學堂經久之的。及揭開黑幕。設立學堂。反對者見木已成舟。無可如何。只有怒罵而已。其後增設高級初級兩等學堂。日見發達。前之怒罵者。後又變爲歌頌矣。愚民可與樂成。難以慮始。古今如出一轍。該廟落成之始。人多疑謗。尙不敢遽設學堂。余特設帳其中。名爲義塾。有舊同學十餘人。願來受業。在余認爲伴讀。不敢以師自居。而同學皆執弟子禮甚恭。余一人獨宿西平房。諸生皆在春秋閣。因祀關帝故名樓上下榻。冬月某夜。滅火寢後。一生醒擬便旋。摸索溺器。已成玉碎。燃燈視之。所有諸生之溺器。皆不瓦全。羣驚而起。不敢再寢。坐以待旦。次日喧傳有鬼。皆移榻別室。余正年少氣盛。持無鬼論甚力。卽日移宿春秋閣樓上。余膽雖壯。未免稍有戒心。夜已將半。絕無見聞。因卽脫衣就寢。然臥在被內。對燈觀書。以待有異。至夜深。仍無所見。默念旣已負膽而來。豈能長夜不寐。

意欲便旋之後。卽入睡鄉。此時坦腹向上。轉身擬取溺器。並未見形聞聲。而溺器已送胯下。余笑言勞駕謝謝。搜畢俟其取下。竟不應矣。余自送下而睡。余在此樓。下榻年餘。惟第一夜有送溺器之異。此後毫無影響。但他人見怪異之事頗多。例如高師華堂。止在樓上東間。與人談天。忽由西間窗門。撒來濕土一把。頭面皆污。出視無人。且卽樓下有人。萬不能撒至樓上。由西間窗門。直線以至東間。諸如此類。不一而足。又閱兩載。該廟已成立學堂。高師爲堂長。時值中秋。約余及友數人。來此賞月。夜深人靜。余與申友。臥床對燈。吸食鴉片。他友及高師。依几而坐。怪異之事。各述所見。余接言。獨余前住此間。從未見狐一面。如狐與余無緣。何至來送溺器。或其道淺。尙不能變化人形乎。言未終。高師大聲呼曰。速起視。狐在床前矣。果見一狐。身長似貓。毛黑如漆。眼有精光。前兩腿豎膝。後兩腿坐地。對床昂首而視。似聽談話然。見衆驚看。始搖尾緩步而去。余等追至內閤門外。則不見矣。該狐前送溺器。對余已特別垂青。及余以未得見形爲憾。言甫出口。卽來現形。可謂與余有緣。故余呼爲狐友云。

倬甫曰。以上所述。此余在劉官屯奶奶廟所親見者。惟與狐友結緣。由於創辦學堂。當時風氣未開。人多反對。故以修廟爲名。假託尼僧。轟動一時。雖得成功。而用心亦良苦矣。余曾著有苦心興學記。而尼僧與文人學子。酌和來往之詩文歌詞。暨前後情節。均載記於中。本擬刊布於世。以爲興學之助。繼思提倡科學。而詩詞歌賦。恐貽腐舊之誚。因未付梓。該稿本携至陝西官廨。值民國五年之亂。遺失無存。猶憶當時情形。尙有堪令人發笑者。例如余隣縣鄆城。晁燕錫。晁燕藻。兄弟二人。皆以詩詞名家。人以大晁二晁稱之。大晁常以詩詞見贈。惟二晁性迂謹。不願與尼僧相贈答。余特與和大晁詩中挑動之。七言絕云。自古詩才不易求。聞君兄弟俱風流。繩樞草舍教人見。知否造成五鳳樓。大晁閱之甚憤。思圖報復。因指尼僧詩中有稱妾之處。來詩詰責。立候答覆。晁詩中有稱僧不便再稱妾。恐惹旁人說短長句。尼僧將妾字析開。解釋字義。又根據聖人可謂謔而虐矣。詩云。轉瞬韶華三十春。貧僧稱妾豈無因。析開字義教君想。而

立女流學聖人大鼻心雖折服。因指其詩爲繩樞草舍。深滋不悅。來詩咏牡丹三十首。每首均有繩樞草舍字句。且言繩樞草舍。豈敢與瓊樓玉宇抗衡。以後恕不獻醜云云。尼僧見其憤見乎詞。以詩慰之。內有遣將無如激將好。不然肯惠百篇詩之句。又有送扇面求畫者。限期來取。余不能畫。一時又難覓捉刀之人。余不得已。以八分字體應之。書寫詩詞。有幸是塗鴉不是字。請君權作畫圖看之句。下款署尼僧之名。並蓋尼僧名章。蓋余作僞時。偷印名片。捏名李玉芳。並刻有尼僧圖章。故人多信而不疑。經一年之久。毫末漏洩春光。雖有二三摯友。窺破內幕。及說明興學苦心。又係風雅韻事。不但不肯洩漏。並且代爲鼓吹。最後所收詩詞。半是言情之作。甚至公然勸嫁。且有毛遂自荐者。余實不耐其煩。兼之欺已籌妥。工又告竣。漏洩亦無妨害。因與答和詩中。有我是南方神五通。世人那得辨雌雄。君如不信請嘗試。幸免慘刑尙未宮。一絕。自是揭破黑幕。一部假尼姑劇。遂告完場。從此露出廬山真面目矣。余不畏笑罵。不辭勞怨。

又在縣城倡辦學堂。以拆廟房築學舍。以賣廟樹籌學款。教育發達。頗基於此。當時敘述創始之功。余得倖附驥尾。勒之貞珉。以垂久遠。迄今縣城學堂大門內。該碑巍然猶存焉。惟余當時年甫弱冠。躁矜未除。結東尼僧之詩。比擬五通。劉四罵人。未必如此粗野。每一憶及。不勝愧恨。錄而出之。以誌余過。

惡報

民國十二年三月間。天津縣境李家村李某。隨其車夫御騾馬車。由集鎮賣糧回。見道旁空地。有小兒啼哭。下車檢視。小兒被裹內。有紙幣銀百元。知係被棄之私生子。欲人拾去。以百元作育養費耳。李某將紙幣取投囊中。竟置小兒於不顧。車夫大抱不平。言取銀棄兒。天理不容。我不慣與小人乘。請辭。立即投鞭而去。李某仍不悛悔。自行御車回家。及至村門。騾馬驚馳。軋死車下。腦漿俱出。慘不忍睹。其家人收殮屍體。檢出紙幣百元。及車夫後至。詢悉巔末。村人皆以爲棄兒之報云。

倬甫曰。友人陸將軍紹文。行經該村。親見此事。爲余言之。當非虛妄。竊以見有

棄兒。義當救護。乃李某不加救護。已屬忍心害理。况又取其銀。致使後見者。雖欲救護。慮及養育之費。或見義而不敢爲。按照刑律。應治李某以貪財害命之罪。但恐無人告發。即有其人。而司法又或不理。其倖逃法網。勢所必至。幸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。驟馬驚馳。軋死車下。是冥冥中有使之者。誰謂鬼神無靈耶。其車夫人尙正直。竟至姓名不傳。爲可惜耳。

識語

前清詞林。民國參議院議員。馬君樾菴。諱蔭榮。山東茌平縣人。民國十一年。馬君五十一歲。適同鄉衆議院議員魏君吉卿。病故京師。馬君與魏君年歲相同。又係莫逆。送輓聯一付。上聯。行矣巨卿。前塗稍待。下聯。傷哉叔子。後死何堪。該輓聯爲馬君自作自書。甚覺得意。同人見之。皆以爲不祥。後未兩月。馬君竟死。

倬甫曰。馬君年未三十。卽入詞林。有名於時。人極厚重。交友亦極篤誠。與余係同鄉同院。又係至好。其輓魏君之聯。竟成讖語。或其冰雪聰明。有先見之明乎。

自古皆有死。死本爲人所難免。而死亦爲人所最忌。馬直言不諱。真達人也。

女換男

前清光緒十年春間。村西六里許孫官屯。高姓婦。生一子。甫三日。白晝忽起大風。飛沙走石。昏不見人。約一時許。風頓息。天氣依然清朗。高姓婦抱兒喂乳。驚非已出。身長似三個月兒。細視其陰。並非男體。弄璋變爲弄瓦矣。隣族聞知。爭往問視。咤爲咄咄怪事。一時轟傳。百里內無不知者。高姓婦係堂叔丕昌公舅氏之子妻。當時親往弔問。余方十齡。此事至今未忘云。

倬甫曰。閒讀正史野史。記載男化爲女。女化爲男者。不少概見。率皆疑爲妄誕。以爲盡信書不如無書。今以換女之事。出於親串高姓家。始知史書記載。未必盡誣。所不信者。乃少見多怪耳。高氏換兒事。街談巷議。謂是寧馨兒。係大福命。將來必能成大事業。高氏家本寒素。鬼神恐其無力教養。故送至有力之家。以便教養。此言亦頗近理。迄今計之。該兒已四十餘歲。究竟送至誰家。成何事業。

無從證明。且疑該兒如係福命。自爲司命神所定。雖生寒素之家。神自可陰相之。助成其事業。試觀中國歷史。漢高。明太之流。何嘗非生寒素之家。何獨慮該兒不能教養乎。如慮不能教養。何不令其生於力能教養者之家。豈不直截了當。而必更換胡爲者。况飛沙走石。白日使晦。又易一身體較大之女。其事未免過煩。其術又似太拙。余素敬鬼神。而獨與此事。不能無疑焉。或疑人乘大風昏黑之時。以女換男。既乘大風來換。必非遠人。在通都大邑。雖比戶而居。彼此不通聞問。若鄉村則不然。某家富。某家貧。甚至某家馬生駒。某家羊生羔。及竹頭木屑。無不洞若觀火。似此以女換男。豈能掩人耳目。乃事久並未發覺。可斷定非人所爲。而出於鬼神無疑也。鬼神而爲此事。余終不能無疑。

厲鬼報怨

孟曙村將軍督吉時。其部下團長王某。性殘忍。哈爾濱客棧主人高某。積有金錢。結交官長以爲榮。與王團長交最厚。因有癆瘵症。經醫診治。言非活人心不能愈。託王

代爲之謀。一日獲盜七名。綁赴市曹。王指一盜。諭令暫留。其六盜立即正法。王謂該盜曰。爲汝借一物。肯許我乎。該盜感其救命恩。應曰。力所能者。惟團長命是聽。王謂吾欲借汝之心。以治友人之病。盜聞之。怒氣上衝。欲撲王而食其肉。左某右格殺該盜。奉王諭活取其心。王當日即赴哈爾濱。將心獻於高某。下榻高某棧中。而盜心暫掛高某室內。牆鈎上。高與王一榻橫臥。正在噴雲吐霧。心忽化爲該盜原形。直撲而來。高王驚魂失魄。立即仆地。衆人聞喊入室。見高王均已絕氣。終未得蘇。報應迅速。聞者稱快。

倬甫曰。陸紹文將軍。親見此事。爲余言之。竊以強盜犯案。束首受刑。本無可恨。乃王團長先赦其不死。以市恩。而後出以借心之謔言。盜之怨毒。必加尋常數等。故厲氣所憑。報不旋踵。而推原禍始。由高所致。則報及於高也亦宜。

鬼來領魂

民國三年春。政府因白狼猖獗。擾亂數省。特任陸朗齋將軍。督辦西路勦匪事宜。余

爲全軍執法處處長。兼陸軍第七師執法處處長。及至西安。陸督駐節東關八仙菴內。執法處設東關古廟中。該廟殘破失修。內多厝楹。塵封已久。弁兵常見怪異。余未親見。不敢遽信。忽狼匪由甘肅竄回。行至子午谷。被我軍馮玉祥團長率隊截擊。狼匪敗逃。被俘虜者百餘人。馮團長擬將俘虜正法。解送首級來省。乃以追擊狼匪。未及斬決。除電報袁大總統外。所獲俘虜。悉解省城。交執法處執行正法。但余自充處處長以來。凡係交處正法之犯。雖有長官批令。概不奉命。以爲執法有審判之權。須經審判確鑿。而後執行。否則必爲平反。雖得罪弗顧也。該俘虜經余審訊後。確係狼匪者僅三人。此外百餘人。皆供稱被白狼虜獲。令服勞役。臨敵驅在陣前。使當炮彈。馮團長以其對敵被獲。認爲眞匪。亦無足怪。余旣廉得其情。何忍以人命見好軍官。除將眞匪三人正法外。餘皆准保釋放。余因結怨於邀功之軍官。來處詰責。以此知軍法官之不易爲也。眞匪三人中。有白狼炮官一名。提訊該犯時。係在院中月下。但見一團黑氣。絕非人形。供認爲匪不諱。只聞其聲。及余審視良久。始得見之。不禁咄咄

稱怪。嗣陸爲陝西將軍。余爲將軍署軍法課課長。本課設舊長安縣署。而監獄在大門內之西院內。凡獄內囚犯。應處死刑。每於黎明。由獄提出。押赴刑場執行。尙未提犯以前。秘不宣布。除重要職員外。無知之者。一夜已深。號房以明早行刑來詢。責其從何得知。答稱。凡次早處死罪犯。是夜無常鬼。即來署內。緩步行至監獄。則不見矣。適間又見其來。故得知之。又稱無常鬼形像。與廟中泥塑者相同等語。一日陝西師長兼鎮守使張雲山。將其團長岳漢麟撤差拿問。鎖押差棚。岳知張師長素性兇殘。度必不赦。因用手槍自戕。彈由顙頰穿過。尙未至死。張稱岳等十人謀叛發覺。早報陸將軍。會銜電稟中央。奉覆令卽就地正法。當經張將岳等五名槍斃。下餘五人。皆係岳之護兵。次日始行拿獲。送交軍法課。遵照大總統電令執行。余查岳與張。係辛亥起義。結盟兄弟。按照平素惡跡。死有餘辜。惟此時係以私事。開罪於張。誣爲謀叛。致之死地。其餘九人。自更冤抑。然既奉大總統批令。業已槍斃五名。現送本課之五人。斷無倖免之理。此五人中。有山東曹州府人四名。旅陝同鄉。知其必死。奏錢爲買

棺材以備收殮。但余既知其寃。不辦則有抗令之罪。而辦又問心不忍。再三思維。決意矯詔不辦矣。是夜無常鬼未來。號房諸人均甚懷疑。次日該五人果未處決。始恍然於無常鬼未來之故事。隔數月。趙副官勤禮。赴山東曹州府公幹。余以該五人尚在監獄。囑其到曹州。請紳士具狀來保。因陸將軍曾爲曹州鎮總兵。與紳士感情極善。及趙副官回陝。果將紳士宋堯臣王贊一等保狀携來。余與趙約定。余假作不知。先至將軍室坐談。趙即隨來銷差。並呈曹州紳士保狀。將軍閱畢。笑曰。該五人已轉生久矣。余即云。將軍如肯施恩。尙有辦法。陸即驚問該五人尙未辦否。余以實告。並自請處分。陸云。汝膽太大。然既已如此。只好秘密釋放。令其回籍。不必聲張。余即照辦。該五人皆得免死。

倬甫曰。無常鬼領魂之事。號房司空見慣。惟余未曾親見。不敢信以爲有。然據號房因見無常。以明早罪犯處死來問。及該五人被余抗令未辦。即不見無常。前來之事觀之。又不能認以爲無。至提訊白狼炮官。不似人形。余所目睹。豈眼

光一時昏花耶。令人不解。猶憶余到陝爲執法處處長軍法課課長以來。對於訊案。自信尙能慎重。所有革命黨人。涉有嫌疑者。念其意在改良政治。無不暗中保全。卽有業已犯案。如王效文。南南軒等。謀亂均有確據。經余設法開脫。已蒙將軍准予免死。但監禁不得釋放耳。嗣余兼署省會警察廳廳長。事難兼顧。辭退軍法課課長。薦准衆議院議員河南人杜君扶東繼任。後經呂省長燮甫。值得黨人劫獄之耗。報告將軍。立提王南等正法。余當時已辭退軍法課課長。當然不能負責。如得聞知。尙可力諫制止。乃適值余在喪妻假中。未得與聞。而杜君亦於是時。因母病回籍。惟杜君繼余軍法課課長之職。陝西人士。多不知曉。因有對余不滿者。殊不知王南等犯案。擬卽正法。非余保全。早作刀下之鬼。豈能監禁數月而後執行乎。合以上統而觀之。足徵死生有命。不然。何以俘虜狼匪。及岳漢麟之護兵。皆以未及斬決。送交本處本課執行。乃余竟敢抗命釋放。而經余保全免死之王南等。竟死於辭軍法課課長。又適在余喪妻請假之

時雖曰人事。豈非天命哉。總之執法之人。宜恪遵哀矜勿喜。及與其殺不辜。寧釋不經之訓。稍一不慎。非失之出。即失之入。失出猶可。失入則抱恨終身。無法挽救。現余雖已改途。而追憶及之。猶覺寒毛盡戰。於以知擇術不可不慎也。

車孝子

山東肥城縣車某。事母至孝。人以車孝子稱之。家極貧。採薪爲生。得錢買甘旨以奉其母。年逾二十。人以其貧。無與論婚者。母子二人相依爲命。雖不識之無。而周旋中禮。有儒者風。一日肩挑柴草。赴城售賣。路經一河。水僅沒膝。未有渡船。適兩女子正在病涉。請求背負而過。車孝子以男女有別。不應接近肌膚。因令分坐柴草上。肩挑渡之。用力過度。因勞身死。即轉生尹氏之家。尹氏爲肥城望族。家稱素封。得子視如掌珠。未週歲即能言語。自言爲車某。哭求往尋其母。尹氏不忍拂其意。並欲一覘虛實。令乳媽抱至車家。見母即投諸懷。親愛情狀。筆難形容。旋言某牆窟內。有生前藏入錢幣若干。搜之果然。所言他事。亦皆吻合。擬仍抱回尹家。戀母哭不去。尹氏因將

車母迎居其家。撫育此子。及子成年。對車母養生送死。克盡子職。毫無遺憾。生有二子。長文麒。次文麟。均爲名進士。官至太守。此係前清嘉慶年間事。載入肥城縣誌。傳爲奇談。其後裔尹君祚章之胞弟祚霖君。親爲余言之。當非虛妄。

倬甫曰。余對輪迴之說。向不否認。今聞車轉生尹家之事。而益信之。車事母孝。又多善行。故得轉生尹氏富貴之家。又生二子。皆接巍科。使其坐享豐厚。榮膺誥封。天之施善人。應如是也。欲知來生。先問今世人。願可不勉乎哉。

鬼借銀

保定許虎臣。舊家子。喜交遊。一日赴友人宴。大醉而歸。時已夜靜人稀。路經某巷。遇同學畢某。醉中忘其已死。班荆道故。歡若平生。畢向其借銀三千兩。以應急需。許以太多拒之。畢曰。三千紙幣。以君之力。輕而易舉。獨不念同學情乎。無論如何。務請明午照數送至城隍廟東廊殿階前焚之。晚間塾內相會。許始悟其爲鬼。飛奔回家。到門大喊一聲。撲倒於地。家人聞聲而至。昇至中堂。灌以薑湯。半時方蘇。命家人購備

冥鑑三千。次午至城隍廟焚之。次晚許未出門。忽奉塾內同學函招。內言正在扶乩。畢君降壇。乩書請君來會。許卽遵往。至則乩書銀已收訖。特來道謝。同學茫然不解。經許說明昨晚路遇借銀之事。始皆恍然。共問畢現居何職。乩書現充社公記室。適乏錢用。向許兄借銀三千。特來道謝許兄。並與諸君一叙契闊耳。末書一別字而去。此係民國二年事。友人李贊亭親聞許虎臣言之。

扶乩

友人王君露洪甫子豐。曹縣人。現充山東下游河務局長。曾述其扶乩事。謂余初不信靈學。民國丁巳夏。因利津縣境出險。召集利津知事潘君益亭。濱縣知事吳君幼琴。駐工搶險。公餘閒談。偶及扶乩事。潘君盛稱利津縣署供奉尙仙師。尙唐朝進士頗著靈異。素爲歷任知事所崇拜。吳君盛稱太乙仙師降乩。能示人休咎。兼可問前生事。余皆一笑置之。迨工程搶護平穩。兩君堅約到利津縣署扶乩。余姑隨往。至則焚香禱請太乙仙師。未幾果降。兩君強令余問事。並云只須默禱。余正患風濕症。遂默禱

賜方醫治。卽奉乩書云。問病我非華元化。默念仙師既不予醫。余尙無子。將來究竟如何。又奉乩書云。問子我非觀世音。余默念子之有無。又不預示。刻下所搶之功。是否再生危險。又奉乩書云。問工我又非龍神。余轉念現在張勳復辟。大局究竟如何。又奉乩書云。問未來事。天機不可洩。默念余所問各事。仙師皆不予明示。而兩君會云。可問前生。卽問前生爲誰。奉乩書云。潼關外三十五里山寨子觀音菴。原紀之徒。定遠道人。是爾前身。余默問前生既爲道人。有何功德。今生爲余。奉乩書云。前清康熙四十二年。濱州大饑。爾同某某。不遠千里。前來放賑。沿途募化青蚨二百串。悉充賑款。上帝以爾苦心行善。應施厚報。又因爾與此方人士。結有善緣。故今生令爾在此供職。是爾之前因後果也。余復問前程如何。乩書云。爾之前程。亦以爾之賑款爲標準。將來月俸。以加於賑款十倍爲止境。官等不必問云云。嗣於霜清後回濟南。晤老友邵仲香。談及此事。據云星宿廟請乩最靈。並約余次日往觀。至時孚佑帝君。業經降壇。滿室肅敬。余雖後至。亦不敢與到壇諸君寒暄。只有隨衆侍立而已。旋奉乩

書云。今日吾弟子到此。故來一會。吾弟子即王子也。是日到壇者。惟余姓王諸君。遂令余跪。余默念太仙師。言余爲潼關道人。呂祖今以余爲弟子。不能無疑。奉此書云。爾爲潼關道人。是二百年前事。爲吾侍劍弟子。乃爾前一世事也。又書云。爾尙記折梅曲否。噫。汝忘矣。今將折梅曲寫出。爾熟讀之。於前生當有所覺悟矣。曲曰。梅兮梅兮。何所歸。霜雪爭豔。獨立枝。孤芳奇節乎。耐冷老仙子。鶴髮童顏。霜雪鬢垂。恰似冬月梅。

捉鬼奇談

河南杞縣武孝廉方殿魁之族弟名殿甲者。亦習弓箭。孔武有力。且以有膽自豪。家素封。祖居縣城于家窪。其鄉莊也。一日赴于家窪。監視收禾。夜過橋梁。倦憩其上。聞橋下有二人相語。一人曰。聞兄明日授室。所娶誰氏之女。一人答曰。係某村某人之婦。但弟後日必須出差。新婚驟離。未免掃興。殿甲聽之甚悉。所謂某人婦者。卽其姑表弟之婦。極爲詫異。明日卽詣某村。拜見姑母。詢悉表弟現在某村塾受業。因疑素

弟未死。何得來娶其婦。必係鬼來作祟。遂留居姑家。以觀其異。祀縣土俗。鄉間來客。不及蒸饅。多作薄餅。以供客。其表弟婦與其表妹二人。在廚房作餅。殿甲正與其姑母談話。忽聞愁歎聲。即向廚房窺視。見其表弟婦。眼中流淚。有一黑氣。在其座右攪鬧。使其作不成餅。即用石塊。向黑氣投擊。大吼而去。急向其姑母。說明橋下遇鬼之事。令人監視其表弟婦。免尋短見。久之。婦始醒悟。言作餅時。屢作屢破。愧憤欲死。現始知爲鬼撥弄。若非方兄來救。必不免矣。極表感謝之意。次早殿甲辭歸。殿甲性好鷄。每親捕以爲樂。凡捕鷄必於深夜。赴曠野設網以待之。一日深夜。赴曠野捕鷄。携有美酒一瓶。設網以後。坐地暢飲。以待鷄來。忽來一人。向殿甲言曰。君肯以酒飲我。我能驅鷄入網。殿甲傾瓶與之。伊即爲之驅鷄。所獲果多。次夜又携酒飲之。伊甚感激。曰。我鬼也。有一鬼欲娶某村某人婦。百方設計。方將入彀。被君用石擊散。恨入骨髓。每欲得君而甘心。若遇彼鬼。君其危矣。此後須要慎防。感君之德。特以奉告。殿甲自此夜不出門者久之。一日因事夜行。竟遇該鬼。互鬪多時。殿甲賈其餘勇。力

與抵抗。誤將自鼻擊破。血濺鬼額。鬼不能隱。遂被擒獲。用帶捆縛來家。綁在通衢樹上。遠近來觀者。如歸市。一日其姑母坐馬車來觀。近鬼撫視。將額上血迹拭去。鬼遂不見。而其姑母與馬車。亦俱無矣。始知被獲之鬼。其友鬼化爲殿甲姑母。特來營救云。

倬甫曰。此事係參議院同院友人侯意樵君。向余言之。事在前清光緒二十七八年間。侯君河南杞縣籍。與方殿甲比隣而居。故知之最悉。且該鬼被獲之後。縛於通衢樹上。人皆能見。自非憑空臆造者比。況言此事時。侯君令兄意園君在座。證明實有其事。惟該鬼強奪人妻。凡屬人類。聞知皆當往救。况殿甲與該婦。係姑表親。豈有聞知不救之理。該鬼不知悔過。反恨殿甲以圖報復。其被獲也。疑有神助。不然。何鼻濺額之巧耶。乃鬼友化其姑母。拭血救之。鬼亦狡矣哉。每見交訂金蘭。情膠漆。一旦遭逢禍患。坐視不救。甚有投井下石者。聞此鬼友。當必汗顏。

煙鬼

河南杞縣署內。東北房屋。向係幕友居住。光緒十五六年間。住該屋之幕友某。有煙癮。夜間煙癮吸足。正吸水煙。忽來一不速之客。不問主人。徑臥榻上。吸煙一筒。不言而去。某疑係入幕新賓。然來去不發一言。殊覺詫異。次夜又來。仍如前狀。某即阻其去路。詢其姓字。並責其不言之過。伊曰。吾非人。言恐駭君聽聞。今既知君有膽。故敢實告。吾係前縣令幕賓。死此屋內。關卡攔阻。魂難回籍。籍係某縣某街。門牌幾號。姓某名某。請君筆記。一面求君寄函犬子。令其前來運柩回籍。一面求君轉求縣令。辦一路引。吾亦烟霞中人。向將煙膏埋在地下。半年後取出吸食。味更香全。該牀下尙埋有煙膏百兩。紋銀二百兩。擬將煙膏留作謝品。并謝銀百兩。下餘百兩。以作犬子運柩路費。某皆應允。伊即辭去。次日從牀下掘出煙膏紋銀。數果相符。一面寄函其子。一面代辦路引。復買冥資。至夜一並焚之。伊即前來道謝。入地而滅。其子後果前來。見某叩謝畢。言奉先君夢中見告。老伯處有銀百兩。充作路費。某言銀係二百

兩。全行交付。只留煙膏吸食可也。其子又言。此一百兩。先嚴已說明。係酬謝老伯者。萬不敢受。後某再三相強。名爲奠儀。其子始受。運柩而去。

孽報

同事老友。安徽葛靜岑。印光廷。日本士官畢業。曾充旅長等職。其夫人沈女士。言未嫁時。曾隨其父。官遊四川。其叔祖沈公。亦在四川爲官。娶妻生子女各一。又納婢爲妾。生有二子。及妻病故。繼娶同寅李孝廉之妹爲妻。李氏美而賢。惟性嗜瓜果。恐兒爭食。往往遣僕秘購。不使兒知。一日男僕購來瓜果。值兒在房。私相授受。爲妾窺見。指爲通僕之證。告於其夫。沈公勃然大怒。立逼李氏自盡。再三哀求。始允囚於別院。僅供飲食。不以人類待遇。後以憂鬱成疾死。當時板責男僕二千。押解回籍。板傷過重。竟斃於途。妾於是籠擅專房矣。乃不數月。忽得暴病卒。其長子年十三。得病嚙語。言見其母。在冥王案下受刑。其繼母李氏及男僕。均在案下質證。大聲喊人。前往救護。并赴街衢。喊叫三日。卽死。其次子年甫九歲。亦復如是而亡。此沈女士親向余言。

者。其言時顏色慘悽。猶現恐懼之狀焉。

倬甫曰。語云種瓜得瓜。種豆得豆。因知種善因得善果。種惡因得惡果。斯理確然不誤也。小事且然。況害人之重罪。縱能倖免陽刑。亦必難逃陰遣。觀於此。益信天網恢恢。疎而不漏也。語云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爭來早與來遲。似此報應之速。殊足警惡俗而挽惡風。近來強權橫行。法律失效。而社會之安寧秩序。尙能維持者。賴有因果報應之說。神道願可不信哉。

魂鳴冤

河南正陽縣姜家村。姜君兆昌字壘之。分發京兆任用薦任職。言十七歲時。在家從師讀書。適村南港內。浮出死屍一具。以爲係匪殺匪。視如常事。忽有距我二十里石家窪石福之弟。因與師有瓜葛。特來相訪。言其兄石福。同妻去遊廟會。次日嫂氏回家。言兄昨晚先回。查訪六七日。並無下落。現聞姜家村港內。浮有死屍。特來驗看等語。當即同師前往。余少年好奇。亦隨往參觀。見屍浮水面。血肉模糊。不易辨認。石弟

祝曰。如係吾兄。卽請表示靈顯。祝詞甫畢。卽見屍身血沫。上噴二尺之高。將屍撈出。果係其兄。但不知爲誰所殺。赴縣控案。僅求緝兇而已。越八九日黃昏時。我家工人。羣聚一處噉飯。皆聞鬼吼。惟磨麵工人王二。被鬼擊其頰。大叫一聲。昏倒於地。請來善符籙者。用法治之。始能言語。曰。吾名石福。前同吾妻逛廟。夜宿伊姦夫某家。被伊二人同謀殺死。沉屍姜家港內。吾弟前來認屍。一時魂無所附。未能接談。今見王二。哥陽火不旺。可以接近。附其身體。說明被害緣由。及兇犯姓名。務請轉告吾弟。指名控案。感德無量。言畢卽復常態。詢及王二。據稱面頰被擊而後。卽失知覺。福弟聞之。指名續控。姦夫某及其嫂氏。被拘到案。一訊卽服。定讞皆論抵焉。

藉屍鳴冤

前清太守。民國爲國會衆議員。河南人。陶毓瑞字麟五。人極誠實。余之莫逆友也。言據鄉親陳家村人陳德茂言稱。同村隣人病故。有遺腹子。經妻孀守。撫育成丁。忽於某夜。在地看守禾稼。被人殺死。其母不得兇犯主名。無可如何。只有日夜痛哭耳。事

隔半年。來一翩翩少年。衣服麗都。不敢遽入其家。徑到縣城。賄囑衙役。至陳家村見死者之母。言罪人已得。急請來城。其母到後。該少年跪地大哭曰。吾卽母之已死兒也。實被胞叔殺死。當時不知是死。隨一道士。領至某縣某村。見一高大門戶。被道士推入。一驚而醒。臥在牀褥。見有二老年婦。年均五十餘歲。又有二十餘歲之少婦。皆立牀前。拭淚言曰。汝已愈否。想飲食否。吾熟視皆不相識。瞪目不敢直答。一老年婦曰。吾係兒母。又指老婦少婦曰。此係兒嬖母。此係兒妻。兒何不相識。豈病糊塗乎。吾始悟藉屍還魂。姑忘應之。及身體復原。探聽距前生縣城三百餘里。擬卽前來省親。並鳴死冤。以貿易詐請於母。不令遠遊。不得已吐露真情。仍不相信。以爲病後囈語。堅令善養。現係私逃來此。並說明生前種種事實。母始相信。指名控其胞叔。被拘到案。嚴訊之下。所有謀產殺姪情節。供認不諱。案遂定讞。斬決處死。其前生之家。有負郭田五十畝。僅免凍餒。而移魂之家。稱素封焉。且以移魂家之母妻。情義難却。仍賦歸來。惟思念前生之母。憂形於色。後其母妻信爲非妄。始允迎其前生母。前來同居。

兩世成一家焉。

幻夢非幻

皖籍友人陳居雅齋。在日本留學時。與余時相過從。言其二十四歲。夢遊一處。樓閣高峻。類王公宅第。聽其中。羅鼓齊鳴。笙管並奏。似有堂會。逡巡不敢入。正徘徊間。見有身體魁梧。頂盔披甲。乘馬而來者。忽見陳。卽下馬趨前。言曰。君非陳雅齋乎。應曰。然。又曰。君與余爲患難交。今幸來此。請隨余入內觀劇可也。陳請問尊姓大名。復問主人爲誰。又言此間不便敘述。俟入坐再談不遲也。陳唯唯隨之入。主人降階迎。道寒暄。乘馬者爲陳介紹。均請入坐。見台上正演滿堂笏劇。賓客如雲。觀者忘倦。陳懷疑未釋。乘隙問主人爲誰。乘馬者答爲廉頗。陳又問與藺相如負荊請罪之藺將乎。曰。非也。此係梁將。戰沒爲神者。卽指坐東北隅者。曰。此乃趙將廉頗。連坐者爲藺相如。完璧歸趙。在趙有功。再後者爲藺相如。係梁武時人。以爲父報仇著名。又言今日與會者。多係當代名人。略爲君指而言之。且多同姓名者。更須與君言之。以資辨別。

而免混淆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董仲舒。一江都相。一齊直閣將軍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韓安國。一武帝時。一成帝時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謝安。一漢下邳人。一晉臣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徐邈。一景山。一東晉中書侍郎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江革。一漢孝子。一梁貞臣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王嘉。一子年作拾遺記。一漢相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張載。一孟揚。一橫渠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薛仁貴。一武將。一文人。注易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劉宏。一漢司空。一晉都督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朱熹。一文公。一晉龍驤將軍。指某坐某坐。皆爲葉夢得。一俱號石林。一姑蘇。一貴溪。又指邵平有三。一陳勝將。一齊相。一東陵侯。劉毅有三。一東漢平望侯。一西晉司隸校尉。一東晉南平郡公。又指兩王褒。兩王猛。兩劉向。兩劉琨。兩陳遵。兩韓翊。皆君子人也。又指兩李定。一害蘇子美。一害蘇子瞻。兩湖廣。一漢一明。兩蔡京。一唐一宋。兩張昌宗。一昌齡兄。一易之弟。兩朱買臣。一漢太守。一梁臣。兩趙普。一王莽將軍。一宋相。皆小人也。此外又指有埋輪之張綱。宋棄官之張綱。南燕殺母之張綱。漢研京之張衡。隋弑主之張衡。晉陳情之李密。唐作亂之李密。漢飛

將軍李廣。北魏文士李廣。賊帥南岳大帥李廣。明宦官李廣。亡秦之趙高。光武時清河太守趙高。降虜之李陵。太常之李陵。莽太保臧洪。三國義士臧洪。唐酷吏吉頊。大歷詩人吉頊。坐中同姓名者。已如是之多。此外愈更僕難數矣。末言余是華周。君是杞梁後身。今日爲廉將軍戰沒之誕日。故來慶賀。君得與此盛會。亦是前緣。但上帝以君死難。已令降生二次。享人間富若貴。今生爲第三次矣。註定壽七十三歲。官職薦任。僅可免凍餒。如有大善行。尙可增加福祿。君其勉之。言畢。卽偕陳辭主人出。其他賓客。亦陸續散。華周令其馬夫送陳歸。星光黯淡。滿地荆棘。中間一條小徑。約數十分鐘。已到家門。馬夫告別而去。忽然覺醒。夢中情形。歷歷在目。援筆誌之。以防遺忘。以上同姓名者。有無其人。陳君甚爲懷疑。特持其稿。就正於余。余學非博淹。知者固多。而不知者亦復不少。因照抄姓名。並敘述其夢境云。

倬甫曰。余由日本回國後。與陳君不通音問。廿餘年於茲矣。其註定壽數祿位。是否享受。無從查考。惟其記錄同姓名之古人。經余涉獵羣書。查考實有其人。

以是信陳君之夢境。爲非虛也。陳君如知勉勵。力行善舉。必能增加祿壽。否則萬一墜落。祿壽亦必削滅。惜不知其住址。無由去函勸戒。爲可恨耳。

非鬼即狐

清光緒末年。余充山東諮議局秘書長。兼撫院公署會議廳議員。夜宿諮議局西北隅屋內。屋側有樓一座。上無居人。一日夜靜更深。已就寢。輾轉不能寐。起出戶外。星月皎皎。萬籟俱寂。聞樓上有人對語。所談皆詩文詞。聽之雖悉。惜未記載。過時輒忘。曾記一人述其詩詞云。採花莫採荷。荷花悵隔河。蕩舟容易渡。但恐起風波。又有兒無嫌母醜。犬不厭家貧。讀史常懷千古恨。論人難制一生狂。又有押香字韻。花裏題詩句亦香。花下酣眠夢亦香。一人贊曰。採花五絕。列入古樂府中。可以並傳。其他佳作。盛唐可與頡頏。晚唐則較遜矣。一人曰。本求指疵。謬蒙過譽。後再不敢獻醜。相與一笑了之。少頃。一人曰。余生也晚。學又淺陋。例如神農虞舜舜妹。以至後世載在經史子集之人。名字多不知曉。實爲儒者之恥。先生其明以教我。一人曰。經史子集。

汗牛充棟。安能盡書而讀之。幸老朽生於洪水時代。閱人多矣。可略爲君言之。神農名大魁。虞舜字都君。舜妹名螺。天皇名獲字子潤。地皇鑑岳字子元。人皇愷胡字文生。后稷字庚辰。蜚廉字虔父。文種字子禽。微子名開。箕子名胥餘。子產字子美。孫叔敖名饒。百里奚字井伯。狐竹君姓墨名貽。伯夷名允字公信。叔齊名知字公達。易牙姓雍名巫。接輿姓陸名通。計然姓辛名研字文子。介子推姓王名光。朱張字子弓。杜康字仲寧。鬼谷子姓王名詡。亦名詡。申公名培。項伯名纏。叔孫通名河。東園公園秉字宣明。夏黃公崔廣字少通。綺里季朱暉字文季。用里先生。周術字元道。侯芭字鋪子。壺公姓施名存。嚴君平姓莊名遵。莊周字子休。又名艾。字文獵。陳仲名己字于終。許由字仲武。李斯字通古。曹操小字吉利。又小名阿瞞。佛印姓謝名端卿。陶侃小字溪狗。漢光武小字呼。庾信小字蘭成。崔顥小字桃。藺相如名大子。庾信兒名狗。范蔚宗小名磚頭。白香山姪名龜。又女名羅子。王安石生時。籩入產室。小名獾郎。文天祥字宋瑞。小名雲孫。小字從龍。宋孝宗小名羊。辛稼軒有印。曰六十一上人。朱子小名

沈郎。小字季延。陶穀小字鐵牛。仲雍字熟哉。墨子姓翟名烏。此外言名字者尙多。余悉忘之。所述者不過十之二三耳。余此時聽之忘倦。忽聞雞聲報曉。而樓上卽寂然無語。呼僕起。登樓視之。虛無一物。僅諮議局之印刷品及書籍滿架而已。蓋是樓爲諮議局藏書樓也。

倬甫曰。樓上對語。鬼耶狐耶。不得而知。然以淺見判斷。如果是鬼。必非俗鬼。如果是狐。必非俗狐。聽其談吐文雅。記學淹博。豈俗鬼俗狐所可及。探荷一絕。蓋能發呼情止乎義。其殆修道有得者乎。生於洪水時代者。對其虛心請教。侃侃而談。如師長訓弟子。其得道當更過之。恨余未能免俗。僅聞其語。未見其人。轉念若無宿緣。恐欲聞其語而亦不可得。噫。余亦可以自豪矣。誌之以博一笑。

大仙顯靈

民國五年冬。參議院第一班改選。余當選參議員。未及到院。國會解散。此後護法興師。陸軍將軍。率十六混成旅。起義武穴。後被徐樹錚誘而殺之。余因武穴嫌疑被

偽政府通緝在案。不得不隨諸同人後。護法南來。往來粵滬間。數年於茲。一日居滬上。聞法界寶康里有長沙趙姓者。家設大仙壇。來問休咎者。出香火資銀元一枚。大仙附趙體。談過去未來事。極有靈驗。余好奇心勝。投刺而入。趙爲焚香默禱。令余肅立聽訓。趙坐壇側。閉目少頃而言曰。君過去生中。爲福建漳州府海澄縣富紳。七十三歲病故。冥王以其一生。尙無大惡。功過相抵外。尙餘小善頗多。惟其富有百萬。有爲大善之能力。僅有小善。不足膺上賞。令轉生今世。註定壽六十二歲。以歲貢終其身。家道小康。僅免凍餒而已。因今生年甫弱冠。曾救數萬人命。冥王錄君大善。增壽兩旬。位至極品。錢有百萬。令享人間幸福。君其勉旃。余弱冠時。僅食廩餼。手無寸柄。間救數萬人命之事。從何而來。曰。君忘屯民十數萬圍攻鄆城事乎。余因憶光緒庚子年前。上諭屯田繳價。山東卅餘縣之屯民。公舉任清河爲首。率衆反抗。臬台尙其亨。前來鄆城宣慰。繼見衆勢浩大。乃用擒賊擒王之計。將任拏獲。乘夜押解回省。而屯民不知也。聚衆十餘萬。圍攻鄆城。以釋放任及取消繳價。爲要挾之條件。孰料省

派大軍。如雲而來。烏合屯民。又無利器。一經交綏。勢必立成齏粉。時余年少氣盛。不忍坐視。憑三寸舌。出爲排解。卒得和平了結。事誠有之。惟余自爲官以來。自縣知事。以至道尹。警察廳長。警務處長。及軍法處長等職。官僅簡任。雖保有陸軍軍法監。亦僅與少將同等。極品之說。來免過譽。至錢有百萬之言。直敢稱爲荒謬。余祖遺產業。本可餬口。因余不善有官。賠償虧累。變賣淨盡。家累八口。現靠議員津貼。藉資生活。大仙口出此言。足見冥頑不靈。否則故開玩笑。亦失忠厚。曰。君勿怒。吾尙有說。辛亥革命。山東獨立。係在諮議局宣布。君爲該局秘書長。又充獨立時之要職。爾時議長。議員。逃避一空。及取消獨立。而黨人又聞風早遁。未幾宣布共和。民國成立。該局存歟。人皆不知。君如吞入私囊。毫無問題。縱事後有人查問。援其他機關成例。報銷於革命事業。誰得復持異議。乃君和盤托出。繳付財政當局。民國二年春。陸朗齋電君來京。爲項城辦黨。此又發財之好機會也。君又婉詞拒絕。嗣隨陸入秦。文武同寅。皆以販運煙土。爲公開之營業。君不惟不爲。反查出部下。又係鄉親之畢某。有販運嫌

疑。監禁半年之久。諸如此類。不可勝述。是君自行拋棄。非冥間註定之不驗也。余又問以上所述。誠有其事。但此類金錢。受之有愧。且與名譽有碍。果如大仙所言。今之軍閥政闕。出坐高車駟馬。入居廣廈洋樓。粉白黛綠。爭寵鬥妍。狗黨狐羣。呼盧喝雉。其任意揮霍。皆由民膏民脂而來。似此位高多金。亦冥間所註定乎。曰。若此者。皆自作之孽。天道彰善殫惡。悖入悖出。報施不爽。遠在子孫。近在本身。試觀泥犁之鬼。何非若輩之魂。若君之拋棄者。則不然。諮議局之款。繳還官府。徒飽豺狼。至爲項城辦黨。分潤其款。無害天良。況以黨競爭。尙合共和正軌。此後黨爭變爲戰爭。而生靈之禍烈矣。他如販運煙土。雖不正當。究屬營業性質。且民間尙多稱便。以上三者。有何不可爲之有。今之陞官發財者。運動之術。無所不至。雖以妻妾獻媚。而毫不知恥。是可爲也。孰不可爲。且今之世界。一崇拜金錢之世界也。無論名譽如何惡劣。人皆趨奉之敬如神明。倘無金錢。卽清如夷齊。人皆鄙而棄之。甚有羞與爲伍者。顏淵雖貧。尙有負郭田八十畝。一簞一瓢。尙可飲食。君產業賣絕。冬暖而兒號寒。年豐而妻啼。

飢。若仍拘拘於受之有愧。損及名譽。只有作餓殍耳。君之祿位。冥王幸未註銷。及今覺悟。猶未晚也。君其勉旃。吾退休矣。趙旋恢復故態。詢其適間所言。答以一字不知云。

倬甫曰。或謂趙亦賣卜之流。假大仙以神其說。乃與余素不相識。何以歷舉事實。皆非子虛耶。抑或早有所聞耶。退而思其言。類多諷刺。大抵不離乎憤世嫉俗者近是。

魂言

清光緒年間。淮軍統領吳世泰。駐紮山東兗州府。其幫帶趙洛浦。請假省親。回籍已十餘日。戈什固某。正在營內剃髮。忽變爲女子聲音。泣而言曰。吾係趙幫帶之胞姊。因洛浦請假省親。行至中途。與某寺尼僧。結不解緣。流連寺內。戀不歸家。老母病篤。危在旦夕。又無親族。一旦不諱。將如之何。敢求吳統領派員赴某寺。催其歸家。感且不朽。言畢。仍泣不止。吳統領聞知。斥爲誕妄。置之未理。越二十餘日。趙幫帶回營。吳

統領詢其有胞姊否。應曰有。但死已十餘年矣。又詢其戀愛尼姑事。趙先不肯承認。及說明戈什某鬼魂附體等情。趙知事不能隱。始言在某寺時。亡姊魂附尼姑。哭訴母病情狀。始星夜兼程歸家。到後母已絕氣半日。停屍未殮。現已殯葬。特來消假等語。友人陳雪南。其族叔陳梅垞先生爲淮軍文案。此時雪南從其族叔在營讀書。親見此事。爲余言之。

新鬼小

衆議院同人豫籍徐君肖吾。言十六歲時。在家從師讀書。其佃戶常某之子名常寬者。娶妻陳氏女。未一月。即外出爲兵。陳氏獨守空房。不辭勞苦。頗能得翁姑歡。肖吾正在童年。天真爛熳。時與陳氏言笑。雖不避瓜李之嫌。而人皆信其無他。一日陳氏因事失檢。被姑責斥。心不能忍。憤投村外濠河而死。越半載。肖吾同其兄。作野外遊。行至濠河。見陳氏坐濠河岸。面貌如生。但身體短小。如七八歲之女子。肖吾忘其已死。趨前與之言笑。轉瞬已沒。不勝嗟歎者久之。其兄亦曾窺見。但不似肖吾窺見之。

真切耳。

倬甫曰。徐君肖吾。向不作欺人語。此事親爲余言之。惟見陳氏面貌。依然如故。獨身體短小。不似生時。傳云。新鬼大。故鬼小。陳氏死甫半載。尙爲新鬼。何至短小乃爾。噫。余知之矣。自來忠孝節義之人。精誠所結。靈魂堅凝。雖歷千秋而不敝。傳云。新鬼故鬼者。特就普通人言之。陳氏一鄉村俗女子耳。因受姑母斥責。不忍一朝之忿。遽喪其身。不孝不義。於此可知。不孝不義之魂。當然薄弱。易爲風雨所剝蝕。死甫半載。魂體即變短小。理有固然。無足怪也。

紫陽乩判

杭州裘芹雪先生。有文名。素不信乩。偶於友人處遇之。降壇者云。是張紫陽。裘向熟明文金丹。以金丹文最多四百字。故可貴。正在論文。便喧曰。金丹四百字。能作一對。則真張矣。有從旁私議。以道德五千言代對者。乩判曰。首二字欠工。何若銅錢廿一文乎。羣曰。工則工矣。亦有說乎。請判。曰。明日當知。裘曰。遁詞也。次日立門首。見收字。

紙者挑一担。謂裘曰。昨從字紙中得一破帖。無首尾。尙能售乎。問其價。曰。三分銀。合銅錢廿一文也。裘心動。索觀。乃一張破紙。玉版十三行也。裘始爲之心折。

左葆貴降壇

庚子鄉試。同鄉來試北闈者。嚮集都門。未至試期。拳匪亂作。人心惶恐。因聚山東會館。扶乩問卜。時呂仙降壇。乩判未結。忽香煙直上。衆知呂仙退位。別仙降壇。拜問何神。乩書平壇將軍四字。衆卽求其賜言。乩書古風一篇。原稿遺失。謹記數段如左。詩云。環雲如山壓戰壘。炮聲隆隆鼓聲止。轟然一聲天柱摧。漫空血雨斜陽裡。丈夫不會讀書史。年少便爲無賴子。一朝發義憤。慨然投袂起。荷戈去從軍。轉戰數千里。氣正吞蓬瀛。身早同糠粃。上不能報九重知。遇恩下不能雪萬姓塗炭恥。無功空領方鎮權。厚祿高官亦可鄙。東洋魍魎敢猖狂。生民遭劫應如此。此中豈盡由天心。誤國痛恨葉與李。(以上係首段。下有脫漏。)寇深戰久後援絕。七日孤城食無米。枵腹登陣。諭以大理。人人義憤願同死。生爲中國兵。死爲中國鬼。一聲霹靂城垣圯。百萬

生靈同螻蟻。肉爲糜。骨被斂。渺渺英魂何去矣。多情幸遇馬將軍。收我遺骸重圍裏。孰知麾下少奇士。得而復失亦常理。丈夫所貴千載名。朽腐形骸何足齒。堪笑伏波太兒女。馬革裹尸多事耳。（此係中段。亦有脫漏。）揚揚靈旗還太虛。幸遇一堂聚桑梓。詞不盡意夜已闌。諸公且休我去矣。（此係結段。）

倬甫曰。左公葆貴。家素貧。壯年從戎。累功官至提督。甲午之役。戰死平壤。忽於同鄉扶乩之時。降壇歌詩。始知其歿而爲神。自古忠孝節義之人。靈魂不滅。觀於左公降壇而益信矣。

呂祖降壇

同鄉同院參議員王景檀君。廡所設有仙壇。扶乩甚靈。同鄉安輯五。運動西北察哈爾。綏遠稅關。吳玉帥已經許可。正在進行。適玉帥以湖北告急。回南討赤。安君擬隨往効力。以爲日後運動西北稅關地步。乃於玉帥由長辛店起程前一日。特來扶乩。虔誠問卜。是日呂祖降壇。乩書五言詩一絕。詩云。虎狼歸山去。口外空寂涼。餘慧尙

未泯。生意挽回狂。書畢拜讀。衆皆不甚了解。安君認爲吉兆。慨然隨玉帥南征而去。及與黨軍接鋒。劉佐龍倒戈。鄂督陳嘉謨被捕。武昌漢陽相繼失守。玉帥敗退鄭州。安君陷於危境。不能照顧妻子。改裝逃避。幸免於難。然已屢瀕於危矣。始悟呂祖五絕乩詩。每句重在首字。統觀是虎口餘生四字。神仙前知之妙。安君扶乩。其一端也。此民國十五年五月間事。余親見之。

濟佛降壇

民國十三年冬。濟南悟善社。濟佛降壇。答問時。局歌曰。曠觀天下事。滔滔復滔滔。你說不得了。他偏容易了。你說容易了。他偏不得了。得了不得了。變化總難曉。前仆後者繼。此起彼又倒。不見大者大。只苦小者小。莫嫌牛行慢。猛虎滿街跑。卦占潛龍飛。一旦風雲掃。旭日出扶桑。顏色何皎皎。里巷聞絃歌。大地復熙皞。莫道風馬牛。諸方細探討。

三仙治病

饒陽縣知事劉葆珂甫鳴梓。民國十四年夏。蘇魯正在交戰。其胞姪松坡。得病兗州。鳴梓君住濟南省城。此時濟南至兗州之火車。斷絕交通。接到松坡得病急電。不得前往。因赴道院求神診治。呂祖降壇。乩書即派三仙前往診治。是時松坡之友金伯英。正在廚房。爲其煎藥。松坡臥床未寐。忽來三人。皆係道家裝束。自言一係拐仙。一係槐仙。一係于仙。奉呂祖命。專來爲汝治病。卽施手術。並出丸藥一粒。令吞服之。旋皆退去。院中遇金君。言令友之病。吾輩已爲治愈。不必再服此藥等語。金君入室。見松坡果占不藥。說明三仙情狀。金君立卽出追。已無及矣。鳴梓與余爲莫逆交。人極篤誠。向不作欺人語。此事親爲余言之。

織女入夢

余弱冠時。曾在山東曹州鎮龍軍門署。爲入幕之賓。幼讀清明無客不思家。每逢佳節倍思親等句。印入腦海。牢不可破。適值七夕。頗動鄉思。曾憶拙作七律內。有酒防過量常辭醉。心恐懷歸不說家二句。又七夕有感一絕云。鵲不填橋不得過。神仙猶

悵隔銀河。一年只有一宵會。無怪人間離別多。夜入黑甜鄉。見一妙齡女子。冉冉而來。美麗無比。余避。李嫌。驚惶失措。莫知所云。女曰。君莫驚。妾卽織女。見君七夕一絕。代妾悲傷。心實感激。故來道謝耳。余聞其言。驚魂始定。揖之上坐。極表敬意。因問鵲來填橋。七夕相會之事。疑爲後人附會。究竟有無。乞賜明教。女曰。事誠有之。天上限制甚嚴。妾與牛郎相會。僅許一握手耳。何能通宵。妾適會罷來此。君詩猶未知箇中真相也。泚因筆和原韻一絕。云。百歲光陰轉眼過。無緣咫尺邈山河。人間只曉人間苦。天上孰知苦更多。書畢卽起告辭。余強留之。女曰。妾與君僅有一小時之見面緣。若逾此限。妾固被譴。君亦折福。不如稍留有餘。日後或有再見地。言畢飄然而去。余追至門外。踪跡已杳。但見密雲滿天。霹靂一聲。忽然驚醒。壁上鐘叮叮作響。已鳴三下矣。香氣滿室。通宵不散。次晨友人來者。猶得聞其餘香焉。竊以畫有所思。夜結爲夢。此幻想之常耳。余七夕有感。織女卽來入夢。非幻想而何。惟其稍留有餘之言。無論是幻是真。余認爲凡事皆當如是。可書之於紳。可銘之於座。

毓中堂從容就死

庚子拳匪之亂。山西巡撫毓賢。列入罪魁。奉上諭充軍新疆。行至甘肅。厲省城八旗會館。陝甘總督。係其舊屬。感情甚篤。招待周至。毓語人曰。五十五歲時。夢至一處。院宇壯麗。類一官廨。中堂停靈柩三具。楹聯被布幔遮蔽。僅見上聯下四字。爲一腔熱血。下聯下四字。爲兩袖清風。醒後歷歷在目。今見八旗會館。與夢至之處。絲毫無異。徵驗或在此乎。果奉到就地正法上諭。該總督秘未宣布。飯毓之時。不覺淚下。毓卽了解曰。正法上諭。定是到來。吾早料及此。故後事摒擋已妥。請速執行可也。該省僻遠。例有猶豫餘地。該總督故敢遲遲。當時人民。受洋人壓迫。恨入骨髓。聞毓爲民除害。致得死罪。不期而聚者數萬人。環轅泣留。不令執行。幾釀變亂。毓親接見人民。再三勸諭。一面催該總督及早執行。行刑時。毓冠服出堂。其兩妾一幼孫女。服白衣跪送之。毓回顧曰。此係王法。何必悲痛。復以手摩弄幼孫女之面而出。及至刑場。問明行刑之人。賞銀五十兩。索刑刀用手絹拂拭後。交行刑人曰。須要痛快。卽坐刑氈。從

容受刑。乃行刑。人心悲手軟。刀落而頸未斷。毓言太不成事。其老僕奪刀斷之。頭斷後。該僕痛極死去。逾數時方蘇。其兩妾立即殉節自盡。該總督食不下咽。數日亦卒。人民哭奠。如喪考妣。尙未行刑以前。奏摺家書。毓皆親筆書寫。毫無驚惶之色。復書大字對聯數幅。當時人已傳誦。現尙記其一聯云。報國盡孤忠。那惜這一腔熱血。持身全大節。只落得兩袖清風。係本夢見楹聯八字。足而成之。死後與其兩妾。靈柩三具。同停會館中堂。與其夢見景象。宛然相同。尤屬咄咄怪事。甘肅友人姜穉畬君。親見之。故言之鑿鑿云。

倬甫曰。毓公會爲敝府曹州太守。治匪極嚴。性太殘忍。每日署前。用木籠站死者。十餘人。至二十餘人不等。其中枉死者。在所難免。而公顧而樂之。毫無哀矜之心。嗣後死於非命。謂爲慘忍之報。當不爲苛。余當時弔公詩中。有自來性嗜殺人者。幾個聞曾得善終二句。非辛公之死。蓋傷世也。惟公從容就死。其忠肝義胆。亦有足多者。况其妾殉節。其友殉義。求之近今。尤難多覩。不知喪節忘義。

之輩。聞之亦有愧心否耶。

張敬堯入冥探親

前湖南督軍張勳臣。天性孝友。常以其母早亡。未享厚奉爲憾。又以胞弟敬湯。死於非命。尤切悲傷。民國十二年間。寄居瀋陽。適遇術士。能用符咒。使人入冥。探視亡人。勳臣求其施術。焚符念咒後。魂卽入冥。先見其母。衣藍布衫褲。猶是貧賤時服裝。惟對勳臣。情意淡漠。不甚親切。嗣見敬湯在七層地獄。見勳臣友于甚篤。言弟本有罪孽。而兄之罪孽。亦由弟一身承當。兄已倖逃法網。好自爲之可也。弟在地獄。無甚痛苦。再待八年。卽可恢復自由。請兄無庸系念等語。勳臣戀戀不忍去。敬湯再三催促。魂始還陽。如夢覺醒。歷歷在目云。

倬甫曰。此事張督軍勳臣爲余言之。當非虛妄。惟其太夫人對之漠然。或年遠情卽疎歟。至七層地獄。無甚痛苦。殆如陽世文明監獄。陰間地獄。亦改良耶。惟勳臣之罪孽。敬湯一身擔任。勳臣卽逃法網之言。如果屬實。則勳臣於十四年

政變。被馮軍收押軍法處。所受痛苦。甚於七層地獄。抑又何說。敬湯素狡詐。爲鬼未改積習。而故向其兄賣弄人情。其然乎。豈其然乎。余終不能無疑。

出陰神

包永昌。甘肅臨潭縣人。幼時讀書山神廟。有義眉山道士。來廟掛單。包每日由家携饅頭二枚。供給道士。日以爲常。半年後。道士感其德意。曰。吾兩人有前緣。汝願學道法。吾可授之。包唯唯。未幾歲暮。鄉塾例放年假。包給其父母。謂有同學。約同宿廟夜讀。父母許之。自是夜宿廟中。道士授以太乙陰神法。百日功成。道士臨別告之曰。汝根氣不凡。得志後。母久戀名場。忘却本性也。包由是能出陰神。遨遊天下名山大川。越歲。入呂庠。光緒丙子。肄業省城求古書院。與姜樞奮之封翁兩田公。爲莫逆交。一日謂兩田公曰。今科兄必高中。問其故。答曰。元旦見天榜。兄名列在後十。又問足下如何。笑而不答。固問之。曰。說出切母告人。弟僥倖冠軍矣。至秋闈發榜。果如所言。包於丁丑科中進士。卽用廣東。歷署要缺。每遇命盜重案。指名批籤拘捕。絕無錯誤。蓋

能出陰神偵察眞犯也。故當時有小包公之稱。署潮州後。告老還家。置茅屋於臨潭之蓮花山。杜門靜修。七十歲坐化。

倬甫曰。參議院同人甘肅姜穉奮君。與余朝夕過從。相處甚懽。知其有道術。能用符咒。使人入冥探親。問其由來。言從包公學得緒餘。並述包公歷史如上云。

佛降壇

光緒辛卯。鄉試前。歷城南龍洞。爲濟南名勝之處。同人偕余往遊。石壁鑿有佛像甚多。余口占一絕云。生性本來似野僧。熱中到此冷於冰。他年佛座容添我。願在洞邊最下層。回寓後二日。余同友人扶乩降壇。仙人判曰。余龍洞洞邊最下層佛也。張君願與余爲隣。一念之感。特來相會。余問佛座添我。能見容乎。判曰。君願之。佛斯容之矣。放下屠刀。立地成佛。况君願在最下層。此時心已佛矣。又何疑爲。友人有以我輩同人。今科誰中請示者。判曰。惟舉君一鼓作氣。捷足先登。餘皆再而竭。三而衰矣。判完書一。去字。卽見香煙向門外撲。知佛退壇。衆皆拜送如儀。畢。君向有文名。衆以乩

判。無不向其道賀。而畢君亦以必中自居。及出頭場。畢君以犯規被貼。名登藍榜。而諸同人雖得入二三場完卷。榜發後。俱落孫山之外。始悟壇判皆驗。至容余添入佛座。自是佛光普照處。此余所以念阿彌陀佛而不能置也。

符咒奇效

家有鼠患。養貓捕之。此法最普通。而鼠患究難盡絕。聞當舖有治鼠奇術。用細麥麪粉。和水成餅。用墨筆寫魑魍魎魑魑七字於其上。團餅七次。寫字七次。將麪粉餅分作四塊。分置屋隅四角之地。二十四小時內。鼠即全死。永絕鼠患。余曾試驗有効。友人知此術者。照法行之。無不奇効。又有一說。寫魑魍魎魑魑之鬼字邊。如不挑鉤。則可驅鼠遠遁。鼠不至死。此術猶有愛物之意。凡有鼠患者。應用此術。若盡置之死地。手段亦太毒矣。又婦人難產。用硃筆在黃表紙上。寫北斗紫英夫人在此八字。將紙貼於產婦對面牆上。子即產下。但產下後。須將該紙揭下焚之。此術亦屢試屢試。惟其理不可解耳。

蘇雲卿

吾鄉前輩劉梅峯先生言。歷下李又庚。夙負能詩名。一日携酒赴錦屏山看紅葉。乘
醺遊賞。敲詩忘歸。未出山。日已昏暮。隻身懼虎狼。急行約數里。經一村。家門未扃。有
一老蒼頭守戶。因向借宿。言係歷下詩人李又庚。蒼頭入內通報。少頃。主人肅客入
廳。坐而言曰。夙慕高雅。每以未獲識荆爲憾。今聽老僕傳言。良夜惠臨。增光蓬華多
矣。李遜謝。因請主人姓氏。主人曰。弟姓蘇名雲卿。本浙產。新寓此耳。須臾有垂髫小
鬟捧酒肴。擺列几上。陪飲甚暢。因問李。吾兄盡日遊山。必多佳作。祈一賜教。李曰。雖
有俚作。殊愧大方。既遇知己。何嫌出醜。于是探囊中新稿數首呈政。主人閱訖。不置
一詞。李問詩竟何如。主人曰。亦佳。但沿濟南習派。未能超凡入聖耳。李素才高志傲。
突聞是言。心甚不服。因請依韻屬和。主人搦筆立和數首。李甚歎服。因與論古今詩
學源流。主人曰。葩經三百篇。當爲正始之音。漢魏諸家。去古未遠。不失風雅遺意。六
朝游光掠影。卑靡無氣骨。唐興陳給諫。杜工部。李供奉。韓吏部。柳柳州輩。直抒胸臆。

眞足振衰起懦。晚唐已開宋人門徑。較中盛渾灑之氣。已降一格。有宋蘇黃范陸諸君子。才大心細。尙屬庸中佼佼。降至元明。等諸自檜以下矣。李又問詩餘得失。主人曰。雕虫小技。壯夫不爲。正談間。忽聞雞鳴。主人曰。夜深矣。請卽安置。僕卽告便。主人入內去。李收案上和韻納囊中。滅燭就寢。次晨醒後。身臥叢塚間。舍宇几榻。悉歸烏有。起探囊中和韻。墨痕慘淡。音節淒楚。知爲鬼作。因太息曰。吾輩碌碌。浪得虛名。其實風流蘊藉。愧此死鬼多矣。自是焚燒舊稿。絕口不復言詩。偶村主人論曰。絕口不言詩。是詩家眞實受用處。今世操觚家。動以詩名。果能窺見古人堂奧乎。抑僅獵取古人皮毛乎。使其得遇雲卿。恐其舌橋然不能下矣。

倬甫曰。自遇詩鬼以後。焚燒舊稿。不復言詩。李生天資聰穎。加人一等。若率爾操觚家。卽遇此鬼。未必歎服。偶村主人謂其橋舌不下者。尙屬高視斯人矣。

碧瑩

梅村先生又言。北村車某。從父省姑病。姑住黃家庄。相去二十餘里。比至。姑病垂危。

父留。遣車歸。天已晚。又值陰晦。車年幼膽怯。行迷失路。突見前面燈籠炯灼。意是赴隣村博賭者。急尾之。至一第。甚壯麗。燈懸門樓下。聞持燈人語曰。碧螢通主知。請客至矣。須臾。有女奴來延車。貌甚美。意卽所謂碧螢者。車趨趨不敢入。良久。有三女子自內出。一衣絳。一衣紫。一衣鵝黃。皆天人。笑謂車曰。何故過門不入。車恐其爲鬼。不敢作聲。衣絳者曰。若不入。碧螢來與我共昇之。言訖。近拽車。車兩手固握門欄。而女掖益力。正惶懼間。忽聞背後叱云。姪因視吾經此。奴輩何得無禮。女始釋手。車回視。則姑也。因大號曰。姑救我。姑救我。姑曰。我在此。當無慮。繼聞姑與衆女爭語良久。始放車行。行則姑爲之導。約十餘里。東方旣白。姑始不見。比抵家。姑計已至。始知出門之後。卽姑隕命之時也。彼姑固鬼矣。至三女子者。鬼乎。狐乎。烏從而知之。又言是夜陰晦雨雪。車至家。衣履毫無沾濕。尤屬咄咄怪事。

汪二

汪二。魚臺縣人。日行乞。飽則修平道路。秉鐮樂土。無稍休。近村甯翁。義其所爲。值風

雨。輒欵以酒食。汪感激。以伯行呼之。一日治路倦。晚宿道側垂楊下。次晨傳其已死。翁往視果然。哭之哀。施以棺木。命僕輩移葬善地。數年後。翁坐門前。有客乘車來。見翁下車。衣冠華美。年約六十強。向翁拱手。問老伯別來無恙。翁愕然。怪其錯認。客曰。老伯非此鄉社長寧玉人乎。翁以其言異。延之客廳。坐定。急詢邦族。客曰。老伯獨不憶修路乞人汪二乎。翁曰。汪二化爲異物。已多年矣。何故見詢。客曰。吾卽汪二。當時熟寢道旁。至夜半。有二青衣人。來呼予起。促之行。行良久。見一大門。曰。至矣。入之。予逡巡不敢入。青衣人猛力一擠。跌撲門內。瞿然而醒。睜目視。見身臥榻上。諸男婦環繞無數。聞一中年婦人曰。好了。汝父回生矣。衆人詣榻問訊。予驚謂若輩誰何。婦曰。君眞病昏也。若長子。若次子。若長媳。若次媳。若女兒。老身君婦孫氏。君棲霞秀才盧大章也。聞言心知魂附盧體。因言吾病旣已無虞。兒輩連日辛苦。可各歸房少憩。婦令衆人去。獨侍病榻。予謂婦曰。我非汝夫。實魚台縣汪二也。婦笑曰。君病旣愈。何復作此謔語。予白甚力。婦終不信。無可奈何。亦姑任之。越數日。病痊離床。親友來省視。

日凡數輩。無一相識者。賴兒輩一一指示。始知某親某友某姓名。兒輩極孝順。念予老。不使理家政。日令僕從導予遠近隨喜。每念當年受老伯厚恩。涓埃未報。特來叩謁。何老伯懷疑之甚也。猶憶當年六月六日。值陰雨。斂柄折斷。老伯爲予修製斂柄。刃傷食指。血點點滴。予急扯破夜。爲老伯包裹。老伯亦忘之耶。翁聞言。事悉相符。始信不疑。懇勸歛留。殺雞爲黍。追往話舊。殆不啻生平歡也。翌日早起。客詢汪二葬處。欲往一觀。翁導詣墓所。見已強半平榻。葛棘斂蔓。相與太息久之。復隨翁歸。啟囊出百金奉贈。翁不受。客曰。老伯將以此金酬飯價耶。不知尙有請託者在。祈老伯惠顧前好。修築墳台。再爲買石表墓。題曰故丐汪二之墓。存沒均感矣。翁義難再却。受之。客卽辭去。翁遠送於野。彼此洒淚而別。後書札往還。屢通問焉。此事亦梅峯先生言之。筆之瑣談一書。惜其失傳。故摘錄記之。世人稍有常識者。莫不知善事當爲。而往往以無財諉之。夫必待有財而後爲善。則貧者終無爲善時矣。汪二堅心修路。屢久不倦。卒得善報。誰謂天道不足信哉。甯玉人義二所爲。生歛酒食。沒施棺材。要亦

好善君子也。

慧奴

吾村後二里許。劉官屯。天齊廟前。有楊樹一株。最高大。四人抱之不可交。東北角。根節錯處。現一圓穴。去地尺有奇。中多腐木。而穴口光華瑩潔。若有物嘗拂拭之者。蓋仙靈之窟宅也。東村程生。玉樹。篝燈讀。夜既深。突有美人排闥入。容光色澤。人間無其麗者。生驚起致詰。美人云。妾係貴家小星。不堪主婦虐待。黑夜私奔。因迷失路。徑造耶所。請勿見怪。生曰。良夜書齋。降此彼姝。榮幸多矣。何怪之有。美人曰。耶既不怪。請賦新詩見贈。以誌緣感。生信口占云。玉腕珠顏絕點埃。仙人只合住瑤台。屬思稍窘。美人笑曰。何不云天風吹下非無意。知是朝雲送雨來。生會詩意。促與共寢。交媾之際。備極綢繆。旣而雞鳴。美人起別生。生挽之。美人曰。月明柳梢頭。人約黃昏後。檀郎珍重。奴去矣。生晨起入塾。吟前詩意。頗自得。友人覺。詰所自來。秘之不能。因以實告。友人曰。若是貴家逃妾。當不爲次夜之約。此必狐也。若不早絕。終爲君祟。生信友

人言。暗覓利刃置褥下。入夜讀如常。俄而美人至。諧謔良久。滅燈將就寢。生抽刃擊之。崩騰揮磨。化作火光而逝。次日檢地上。有血痕點滴。尾之至廟前樹下。入於穴焉。越數旬。鄰人有病狐者。詢知此事。擬以蠱藥毒煙燻穴中。道士慮火熾樹燃。禁之乃止。先是昌邑尹耕莘。外科名醫也。夜既寢。聞剝啄聲甚厲。燃火起扉視。有青衣人稟云。奉家主人命。來相延。茲有贅儀呈上。袖出白金一錠。置案上。尹卽隨之去。騎而行。行甚駛。至一處。見宇舍類富貴家。青衣人曰。到矣。下騎。卽有半白叟迎接。接進廳事。坐定獻茶。叟曰。小女頑劣。不守閨訓。適與婢輩戲。金刃傷肌。疼不支。敬祈先生醫治。恩當重報。尹曰。僕學淺才疎。恐莫愈女。公子清恙。有貧召呼。叟曰。先生再世華陀。何太謙。乃爾。旋卽導尹入內室。見女郎覆錦被臥床上。時作呻吟聲。叟命女奴揭被視患處。刃傷二寸餘。四畔紅腫。爲出善藥敷之。已而於外廳設宴款待。訖。仍命青衣人牽馬送尹歸。抵家夜未曙。尹疑爲夢。然摸索案頭。則白金在焉。後十年。尹被事進縣。經過劉官屯。天已晚。迷失徑路。兼以風雨大至。望門投止。經一第。戶未扃。因向門者

求宿。門者難之。尹以姓名告。門者入內。良久。有老蒼頭提紗燈延客。進至中堂。見銀燭高燒。輝煌如晝。既有女僕數輩。整頓几席。請尹上坐。尹竊疑之。少選。諸女擁一女郎來。伏地便拜。尹惶恐不知所措。女郎曰。先生少安。獨不記曩年搗被療毒時乎。尹始憬悟。因曰。前度鹵莽。未叩姓氏。至今意常懸懸。且不審別後何以永無消息。女郎曰。妾胡姓。小字慧奴。自先生去後。凶禍並至。父母感煙煤氣成疾。相繼淪亡。剩妾零丁無依。因赴西山阿姨處。過活數載。昨始歸來。每念先生再造之恩。銘心莫忘。今宵相逢。正天假之緣。俾慧奴酬厚德也。因問何以隻身夜行。尹以官司罣誤告。女郎曰。如今官司。非錢不行。既被牽連。即須使費。妾有白鏹百兩。請即奉贈。以救燃眉。第妾一家軟弱。孤無男子。夜深留客。知者以爲報恩。不知者必妄生口舌。明日先生早行。瓜李之嫌可畏也。即命女奴取金獻尹。尹接置囊中。女郎道聲安置。相率辭去。尹滅燭就寢。至大昕方醒。醒則身臥廟前大樹下。舍宇几榻。悉化烏有。始悟夜間所遇。與昔年所療。實狐仙云。

倬甫曰。此事亦由梅村先生瑣談中錄來。先生劉官屯人。本村之事。當非妄談。余想慧奴父母。皆係採補之狐。是以終遭天譴。相繼淪亡。慧奴朝雲送雨。其初亦染此習。自經利刃流血。頓悟前非。遂卽抽身慾海。斷絕情緣。殆以穢始而以慧終者。謂爲慧奴。可謂名副其實。至白鏹報德。瓜李避嫌。此時已得正果。謂之慧仙可也。

妓女昇天

民國八年間。余寄居滬上。友人王子釗君。好爲狹邪遊。該埠妓女有名淑翹者。美而豔。且以能詩名。但携琴踏遍山前路。不遇知音總不彈耳。對王君一見傾心。兩相戀愛。如膠似漆。陳君每見余。盛稱該妓不置。一日強余往觀。坐定茶餘。該妓口占一絕云。本是多愁多病身。家門不幸墜風塵。天涯寥落無知己。萍水誰悲失路人。立逼王君照原韻和之。王君屬思甚窘。求余代庖。余卽成一絕云。傾國容顏傾國身。春風到處豔紅塵。床頭一日黃金盡。從此蕭郎是路人。該妓閱之。大感不快。王君亦若有不

豫色然。余不耐其白眼。不辭而去。次日王君前來問罪。大加責備。余曰。余觀該妓。貪君金錢。非眞篤於情者。擬以俚句。喚醒迷夢。君不及早回頭。必貽後悔。王君力爲剖辯。終至怏怏而去。越二十餘日。王君裘敝金盡。入其門。搗母言該妓係天仙下降。昨夜來一仙女。邀其同遊廣寒。見其同跨一鶴。携手昇天云。王君疑信參半。後加調查。始知規避。向余極爲道歉云。

狐崇

門生劉紫石。言其族弟幼航。讀書蕭寺。夜旣深。忽有排闥入者。視之。二八麗人也。詰其姓氏。女曰。慕君風雅。特來相就。如不以醜見棄。願奉箕箒。旣非爲妾。立貞坊。窮究姓氏。胡爲者。幼航明知爲狐。戀其美。留與共寢。自是每夜必來。日漸疴瘠。因移居家中。以避之。而狐卽隨其至家。糾纏不已。延術士劾治。甫入門。卽聞空中言曰。妾初來時。使劉生嚴詞拒絕。妾自退避三舍。乃始納之。而終棄之。咎由自取。於妾何尤。至君以術士自名。專爲騙人金錢。非真有驅狐術也。如不見機早退。卽當飽以老拳。其勿

悔。術士聞之大怒。仗劍作法。正在咒言咒語。忽覺掌批其頰。頰即紅腫。痛不能忍。抱頭鼠竄而去。其家人用善言祝禱。亦不見聽。直至幼航病死。狐始絕跡云。

倬甫曰。幼航被狐祟而死。皆淫之一念階之厲也。謂其咎由自取。雖狐片面責人之言。要亦不爲無理。惟女色之禍。人有類於狐。且甚於狐者。而人溺愛不明。至死不悟者。何可勝數。其知識尙在幼航下矣。悲夫。



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出版

版 權 所 有
不 准 翻 印
如 請 讓 渡
須 經 許 可

著 者 張 漢 章

印 者 京 城 印 書 局

北京興華門內新華街
電話南局四五七〇號

